

政治學報

No. 11

出版者：南洋大學政治學會
主編者：政治學會出版部
承印者：文化印務公司

Political Science

日期：一九六二年七月
定價：二角



挺起胸膛·捍衛民主

合併的問題是關係全民利益的問題，行動黨却把它當為一黨一派的問題，在沒有取得人民的委托下，獨自和聯邦右翼政府取得協議，而訂出合併白皮書。這白皮書遭遇人民的劇烈反對，因此行動黨政府就提出全民投票（應是全民複決），要把政府的合併白皮書交由人民複決。全民投票就是給公民對於國家的重要問題，直接表示意見；所以全民投票是直接行使公民的民主權利；公民得因此享有一部分立法權，也即是將議會所通過的法律，在未生效之前，提交公民投票表示贊成、反對或棄權。

新加坡的議會民主制度實行了三屆，才見到人民享有這種民主權利，本應慶幸一番，但是非常遺憾，現在的全民投票已變成獨裁的掩飾物，民主的偽裝品；新加坡的人民不但沒有享有全民投票所應有的民主權利，反而連人民百多年來所努力爭來的微薄的自由權利，也被埋葬掉，這是新加坡人民的大不幸。

為什麼說行動黨所搞的全民投票是獨裁，不民主呢？只要從已通過的全民投票法案就容易地得到答案。（一）全民投票必須是把政府在議會所通過的白皮書提交人民投票表示贊成、反對或棄權；可是行動黨政府並沒有這樣做，已是違背了當初的諾言，可見這全民投票完全喪失了民主精神。（二）行動黨破壞了全民投票的民主精神後；現在他們在不提其他政黨的主張下，只提出自己的主張。也就是白皮書建議和另一個令人難以接受的所謂無條件的完全合併硬硬要人民選擇一種，不能對兩者表示不要，同時也不能對兩者表示棄權（空白票和不確定票算為政府的票），而且連棄權票也不公佈。總之人民應有的反對和棄權的基本權利都被行動黨剝奪。（三）全民投票法案中又制訂了許多苛刻的條件。因此今天的全民投票法案是絞殺民主，是比「法西斯更法西斯」。

同時行動黨政府在通過法西斯的全民投票法案的前後，行動黨政府也非常野蠻地剝奪了人民

基本自由權利。（一）輿論被壓制，新聞被封鎖，出版不自由，言論不自由。一切批評的言論不能登載，民間團體的意見被壓制；反對黨在議會的言論被限制登載，而政府的一言一語却全部照登；懸掛布條張貼標語全被禁止；民報被迫停刊。（二）集會自由被剝奪。禁止各政黨聯合召開群眾大會表達全民投票法案的意見，濫用法律條文禁止各民間團體集會討論全民投票法案、禁止全民總機構的成立（這是殖民地時代及林有福時代所允許的）。（三）電台被無理霸佔，對行動黨政府不利的言語，禁止播出。（四）動用國家機構（軍隊、警察、特務）來對付和平的人士。行動黨的這一切表現，完全違反了憲法的規定，充份地証明了行動黨政府是存心放棄法治統治。所謂法治統治是民主政治的基本條件，也就是政府的行動須以法律為根據。

這橫蠻的，獨裁的全民投票法案的通過說明了：（一）政府的合併白皮書是不合理的，不公平的，是出賣新加坡人民利益的，是不敢見人的。同時也証實這合併白皮書只是用來暫時挽救行動黨的垂死生命。（二）全民投票是偽造民意，強奸民意，是企圖給國外人士一個錯誤的感覺，同時也是做賊心虛的表現，這點從內政部長的最後不得不承認這法案是專為它的假合併而制定得到証實。（三）星加坡的民主制度被行動黨宣判死刑。新加坡人民經過多年的鬥爭而付出巨大代價所得來的微薄的民主權利被行動黨埋葬掉。行動黨所強調的公正、和平、民主、自由、平等一概失去意義。（四）行動黨是有意通過法西斯的全民投票來激起人民忿怒，迫使人民做出暴力的事件，好讓行動黨有藉口進行全面鎮壓。

現在讓我們引一個歷史事實來說明，一七八九年法國軍隊侵入瑞士後，頒佈憲法，採用代議制；而于一八〇二年五月廿日把憲法這一個問題提交人民複決，讓人民投票表示贊成，反對或棄權，可是却把棄權票當為贊成票，結果贊成是79,453票約佔29%；反對是92,423票，約佔28%

，棄權是167,172票佔50%。由於把棄權票當為贊成票，則50%的棄權票為之搶奪為贊成票；法國就因此宣佈大多數選民「批准其憲法」，結果造成人民的不滿，到處發生騷亂。在新加坡，行動黨政府除了把棄權票算贊成票外，而且還不是提一個問題讓人民複決，同時又不允許人民投反對票，比起法國却是更為變本加厲，因此這種情形更會引起人民不滿，更會引起人民騷亂。可是行動黨政府不從這歷史事實中吸取教訓；反而希望這種局面重演，那實在是新加坡人民的悲哀！

誰要和平？誰要民主？誰要騷亂？誰要獨裁？是非常清楚的。新加坡人民已經歷過日本、英國、進步黨、林有福的法西斯統治，已經體會和平，民主的可貴，新加坡人民在再度面臨法西斯統治的今天，表現出那麼鎮定，就可証明這一點。因此新加坡的人民是完全寄望以民主、和平、憲制的方法取得最後勝利是毫無疑問的；但是這種方法是否持久？完全看統治者的壓力而定也是毫無疑問的。

行動黨政府強行通過了法西斯的全民投票法案，是不是就說明行動黨政府的勝利呢？要是說勝利的話，也只是通過野蠻，獨裁的表面勝利。行動黨政府的法西斯行為充份說明了它的政治破產，更說明它對民主政治失去信心。今天熱愛民主的星加坡人民已經更澈底地認識了行動黨的真面目，對行動黨政府沒有絲毫幻想，沒有絲毫的猶疑。同時星加坡的人民已經歷過日本時期的法西斯統治以及英國回馬後的動亂時期，進步黨時期，林有福時期的反動統治，但是人民並沒有被屈服，人民並沒有因法西斯統治而放棄爭取民主權利的鬥爭。因此我們說行動黨政府通過了法西斯的全民投票法案只有說明行動黨更澈底的走向死亡。

熱愛民主的星加坡人民，現在絕不能眼巴巴地看行動黨橫行霸道，而必須挺起胸膛，捍衛民主權利，通過全民團結的力量，齊整步伐把獨裁者掃出政治舞台！

我們為舉行民意測驗

告丹絨巴葛區選民書

親愛的選民們：

我們虔誠相信，民主制度最高的價值是在於：當一個關係到全民利益的問題被提出來時，人民有機會作最後抉擇的基本權利。因此，正當有關新、馬合併的憲制安排在立法議院激烈辯論時，作為一羣關心祖國前途，擔憂國家安危的大學生，我們認為有責任在此問題上盡一份力量，故此，我們決定舉行一次有關「合併白皮書」的民意測驗。我們的主要目的是在探測選民對此問題的一般看法及趨向。

我們要在這誠懇地申明：我們這次所主持的民意測驗，純粹是屬於學術研究性質的，這是我們利用在學校中所學到的基本知識。

配合社會的需要而進行的，我們將以不偏不倚的公正立場進行工作。但限于人力，物力與時間的倉促，我們的民意測驗只能在丹絨巴葛區舉行。

對於「合併白皮書」，新加坡各政黨都已根據各自的政治立場表示其態度，因此，我們祈望丹絨巴葛區選民能熱烈地表明其對「合併白皮書」的意見，使我們的工作得以順利進行，以便使民主制度的精神高度地發揮其作用。

一九六二年七月十日

新加坡大學社會主義俱樂部
南洋大學政治學會 啓

通訊處：新加坡南洋大學 Jurong Road, Singapore, N. U.

我們主辦民意測驗的意義

我們此次在丹絨巴葛區針對政府合併白皮書，進行的民意測驗，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學術研究工作。

首先，這項社會調查可以促進我們同學對當前現實政治問題的認識，完全符合我們兩個學會研討政治問題的宗旨，並且也是我們關心祖國前途的具體表現。

其次，我們可藉這項社會調查收集實際資料，經過一番整理，把實際情況反映出來，這就可以拿來和我們從課本中所學到的理論及我們主觀的推理互相印證，從而保證我們的學習不致於脫離實際，事實上，這種理論結合實際的學習方法正是我們的優良傳統，早在我們這次調查之前，南大社科先後舉辦過武吉知馬區副糧生產調查(1960)都亞士村漁民經濟調查(1961)，史地學會也舉行過蝦池調查(1961)而星大同學也會對稻農生活，乞丐

生活作過多次調查，我們這次的調查，為的正是發揚這種優良的學習傳統。

再次，我們發現，當前星洲人民正面臨一項重大的抉擇，這即是星馬的合併問題。大家都知道，星馬現政府對合併的推動是不遺餘力的，東姑首相且與李光耀總理達致協議，并由立法議會通過合併白皮書。星馬之重歸統一，是祖國歷史的必然趨向，這是誰都同意的。但究竟合併應在何種情況下才能美滿實現呢？這就大有商榷餘地。合併問題倡議以來已達一年，各黨各派各有主張，見仁見智，爭論不已，迄今仍舊莫衷一是。不論如何，合併問題的最終決定，權力在人民手上。通過一項民意測驗，就可推測一般選民對合併問題所抱的真正意向。

為什麼我們只選丹絨巴葛一區來進行這項民意測驗呢？

第一，我們只不過是學術研究團體，不可能像政府那樣，動用大批人力、物力、財力來進行全星民意測驗。我們所能辦到的是，運用統計學的抽象調查的方法，找出最具有代表性的地區來調查。

第二，合併問題是關係全星的重大問題，它的決定必須以各民族各階層大多數人的意見為依歸。而丹絨巴葛區12,000左右的選民中，包括了商人、小販、工友、知識份子，並且除了華族外，兼有巫、印乃至華加等族同胞，這樣的一個選區的調查結果，足以代表全星各界對合併的態度。

第三，自1954年立法議會選舉，經過1957年的補選以及1959年的大選，丹絨巴葛選民都在歷史選舉中擁護人民行動黨使其獲得勝利。現在，行動黨執政已屆三年，牠在各方面的政策是否為選民所贊同，特別是當前所提出的星馬合併的

憲制安排到底是不是令人滿意，通過這一次在丹絨巴葛區的民意測驗，我們便可以知道行動黨政府受不受人民擁護，並且可為下回的大選提供有用的參考。

大家也許想知道我們怎樣進行這項民意測驗。對此我們願意簡要的說明如下：

頭一個階段，我們號召了好幾百個同學進行一連串的準備工作，譬如，對有關調查技術，合併白皮書內容等的學習以及對丹絨巴葛選民的種族語言，職業與分佈等進行了解。接着，我們在7月9日派出各隊負責同學親臨調查地點作實地觀察，而在7月10日，發動全體調查員向選民解釋我們此次進行民意測驗的意義。最後，在7月12日，我們就會分發有關的調查表格讓選民填寫，為了保守秘密，我們將不登記選民的姓名，地址，提出的問題很簡要，那即是：「你贊成不贊成合併白皮書？」選民只要在表格

內打下一個×，就可以表示贊成或反對，選民填好後，投入密封的票箱，當天全部票箱將收齊，然後隆重的舉行開票與計票，為了確保公正無私，我們將請馬紹爾律師負責總監這項開票與計票的事宜，一俟計算完畢，結果將公諸報章，整個工作便大功告成了。

雖然，我們這次的社會調查完全是本着學術鑽研的精神來進行，但為了慎重起見，我們特地邀請馬紹爾律師擔任我們這項工作的顧問。現在，我們已得到指示，知道這樣做是完全合法的，在我們向選民解釋與舉行投票的過程中，我們的顧問將會在丹絨巴葛區我們所設的總站裏指導我們。因此，我們對此次的調查成功是充滿信心的，我們僅在此呼籲各方面給我們最大的合作，從而使人民的心聲得到確實的表達，民主的精神得到真正的發揚。

政治破產使到李光耀在推銷假合併的工作上觸了礁，他的陰謀已經被無情地揭穿了。為了臨死前的最後掙扎，目前他正對人民進行一連串的瘋狂壓制，政治空氣的低沉是誰都有所同感的。

今天，法西斯主義者的政治手腕在本邦已經被一羣喪失民心的政客原樣抄襲了過來，而且還變本加厲。

我們感到痛心和憤怒的是今天行動黨人已經把本邦人民過去的鬥爭成果一手摧殘殆盡。我們要問：是誰賦與你們的權利？

為了達到實現假合併以拯救自己的政治壽命，行動黨人企圖通過搞全民投票的虛偽勾當，假造民情，強奸民意，妄想欺騙世界各地人民，替那羣狎的殖民統治者掩飾，延長他在本邦的統治壽命。這是行動黨大搞全民投票的主要陰謀。

讓我們認識一下「新加坡全民投票法案」是什麼貨色，所謂「合併問題交予人民作決定」是一句怎樣的謊言。

立法議院中的辯論，關於幾個最熱門問題的爭執，都足以說明行動黨人絞盡腦汁所搞出來的「新加坡全民投票法案」是一部骯髒和專橫的法案，因此，我們要提醒行動黨領袖們：違反人類尊嚴和違反憲法基本精神的法律，人民是沒有義務服從的，同時，政府若是一意孤行，強硬利用這部專制法律條文來假造民情和強姦民意，這個法律的效果是可笑和荒唐。必須慎重指出，行動黨政府在今天並不能代表人民，人民要求政府辭職，舉行大選，表達民意！理由只有一個，全民不滿行動黨出賣式的合併建議，政府既然不願遵循民意，又不能息人民之怒氣就應該辭職。假如政府依然自信「人民支持政府的合併建議，只有少數人反對」，那麼也應該以大選來證明政府的話是對的。

讓我們看看行動黨人的所謂全民投票，究竟讓人民表示些什麼，也即是人民在全民投票中是否可以適用他們應有的權利來講他們自己的話。

最初李光耀說，舉行全民投票是要把合併問題交給人民作決定，重新大選是不必要的，那麼好，既然如此，就把三十三號白皮

書的合併建議直接交給人民決定吧！可是那兒見不得人的白皮書在人民一致的反對和揭穿後，連李光耀也沒有信心了，於是就企圖在法律外衣上找機會，竟然曲解全民複決為全民投票，在第五條款裏規定提出兩個以上的問題讓人民決定。從他們的陰謀中，我們已經可以明顯的看見行動黨人企圖將兩個一而二，二而一的類同問題交由人民決定，剝奪議院的權利，把提交人民複決的問題詞字，標誌等交由那些破產的領袖們去胡做亂為。

顯然行動黨這樣做的目的就是想來一個「真真假假」的政治欺騙，把一個有假合併內容而無白皮書第三十三號的形式拿來交由人民表決。現在西洋鏡被揭穿了，行動黨依舊強辯道：這是社陣所要求的。不管事實如何，我們不要忘記「全民投票是要把合併問題交由人民作決定」，不是作為黨爭的工具，難道行動黨人非改變初衷不成？事實上擴大和誇張黨爭氣氛正是目前行動黨的陰謀，企圖模糊人民的視線，沖淡人民反對和揭穿假合併陰謀的強烈情緒，而且還想把「合併問題」化為政黨問題來分裂人民的團結。應該指出，今天的反殖鬥爭不是初型的，人民已經有足夠的力量來領導自己，全星的鬥爭是今天反殖的主要問題，政黨固然可以領導人民，但它必須以整個人民的長遠鬥爭目標為依歸。這是一個主要的原則，所以我們要警告行動黨人，企圖以「合併問題政黨化」來分裂人民是達不到目的的。

因此，從此行動黨人在全民投票「提問方式」的問題上所耍的骯髒手段看來，所謂「合併問題交由人民作決定」已經有足夠的理由證明：這完全是一句謊言！

對於一句謊言，我們完全有理由證明人

民是有權利表示不相信的。可是這里我們要向全世界的人民控訴：一羣破產的政客，為了達到自己的私人目的，竟然立法規定人民必須接受謊言和被出賣。這無疑是強迫人民承認「指鹿為馬」為事實。我們連說聲不要的權利也沒有了？

在法案裏，我們不能以空白票來表示我們不同意政府的謊言，也不能以塗污票紙的方法來向政府表示抗議，更不准我們對整個無意義的投票進行抵制，而且連人民交換意見，進行宣傳甚至是個人行動都失去了自由。必須指出：這是人民的基本權利！是憲法的基本精神所在！行動黨人已經沾污了憲法，扼殺了民意。我們要問：「正義何在？」雖然行動黨人今天是幹下了為人民切齒痛恨的法西斯勾當，可是也正意味着他們在為他們的明天而挖好了墳坑。

從行動黨在立法議會里，對全民投票法案的辯論所表現的急促和惶惶，完全有理由使我們相信，政府是有意在最近舉行全民投票，給人民來一個迅雷不及掩耳，措手不及，這又是一個陰謀。

一、行動黨人在推行假合併的工作上失去了信心，這是無可否認的事實。不難看出，行動黨在今天的局勢底下是完全受到了孤立，除了人民對他們表示唾棄外，黨內眾叛親離的現象日趨嚴重，從何佩珠女士退黨事件上証明了這個事實，除此之外，連本邦政壇上極端右派的人民聯盟也不得苦他早死。這個形勢啓示了行動黨人，今天如果不趕緊實現假合併，時間越長對他們越不利。所以，強硬通過全民投票法案的第一個陰謀就是企圖儘快完成假造民意工作，早日強行假合併。這是一個很顯然的事實，可以從幾方面

看出：首先就他黨內眾叛親離的現象看來，

論行動黨的政治陰謀

秋萍

行動黨已經不可能對其黨內抱太大的信心，尤其在議會中僅僅多出一票的形勢。今天何佩珠女士退出人民行動黨的事，使行動黨寡頭們驚慌失措，連這僅僅的一票也丟了，如今真可稱得上靠右派過日子了。其次在這次全民投票的辯論中及在假合併問題的態度上，右派所表現的態度實使行動黨人失去信心的。面對着林有福那股傲慢風度，李光耀知道這位難兄是不容易合作的，如果聯邦政府不肯幫忙，那更無法可施。最後讓我們看看人民對他們的態度。行動黨知道他們在議會中的行為將引起人民對議會民主制度失去信心，這一着必然會造成人民更深一層憎恨，因此長此下去豈不危哉！同時時間越長，人民對假合併的認識越深，反對也就更堅決，團結也將更緊密，對他們完全不利，所以惟有儘早完成實現假合併和大馬計劃，這樣就可以做他們的官去了。這是第一個陰謀。

二、行動黨人強硬通過全民投票法案的第二個陰謀是惡毒的。他企圖通過強蠻無理的行爲來激起廣大羣眾的不滿和憤怒，這樣他就可以進一步向羣眾進行挑別，意圖重演「九一八」事件，通過煽動暴動來向左翼力量進行地氈式的掃蕩，肅清羣眾中的中堅份子，以為他們在推行假合併的工作上清除障礙。這也是他在安順補選以後所隱藏着的陰謀，今天，全民投票正可以拿來利用而實現其陰謀。

事實上行動黨人這個陰謀是註定失敗的，必須認清：星洲人民的羣眾運動是從百戰沙場中成長的，不是初型的羣眾運動，任何人想挑起一個暴亂事件是不可能的。我們要揭穿行動黨人這個無恥的陰謀！突破當前的政治壓力，團結全民，繼續推展反殖運動，這是我們的緊要任務。



從鬥爭中走向勝利的阿爾及利亞人民 (草原)

辛酸的一頁

阿爾及利亞是一個土地廣闊，物產豐富的國家。農產品以大麥、小麥、燕麥、玉米、馬鈴薯、烟草、亞麻、橄欖、棗和無花果為最多；礦產中以石油、鐵、鉛、鋅、水銀、銅、鎳為最著名，畜牧業則佔着重要地位，照理阿爾及利亞人民應該得到豐衣足食才對，但是，自從法國殖民主義者派遣大軍強蠻地佔據了阿爾及利亞以來，儘管阿爾及利亞具有這樣豐富的農產品和礦藏，廣大的人民羣衆還是窮困得經常過着週期性的飢荒。平均每三個人中就有一個人失業，生活異常痛苦；由於法國殖民者進行大量移民掠奪優良土地，比如阿爾及利亞的前總督布約海軍上將曾向國會作過露骨報告：「在何處有良田沃土，我們應設法安排我們外出尋荒的居民（法籍民），在任何地方，用不着問一聲便可把土地弄過來。……」由此可見在阿爾及利亞的法籍民可不問情由地把阿爾及利亞人民的良田沃土巧取豪奪，作為己有；佔農地總數95%的阿民僅保有七千萬公頃耕地，而為數只有佔農地總數2%的法籍農民却佔有三千萬公頃的耕地，這些耕地的土質特別優良，價格又高，所以在阿爾及利亞便有三百萬農民無地可供耕種，這便嚴重地損害阿民的正常生活，平均每個阿爾及利亞人能獲得的口糧不及必需量的三分之一。

法國殖民主義者除了對於耕地的壟斷以及經濟掠奪外，同時又採用同化政策，並以「優等民族」「大族主義」為宣傳口號，藉以把阿爾及利亞民族法國化，整個國家中目不識丁的佔全國人口的80%。法國殖民主義者完全漠視阿民的醫藥衛生設備，在阿民回教徒中的兒童凡不及五歲即夭折者佔了一半，而患結核病者則大有其人，數達三百五十萬。

在工業方面情況的對比則更加突出。法國殖民者企圖長久統治阿爾及利亞，並保持阿爾及利亞永恆的原料供應地位，凡屬礦產之類的鐵、煤、石油、鉛、鋅、磷酸鹽及結晶品等一經開採便運銷出口，不經任何加工工作，所以阿爾及利亞人除得些微的採礦工資外，沒有享受任何利益，一百多年來地下寶藏不斷地被挖掘而向外運銷，而人民却享受不到物質的代價，加以人口不斷地增加，工業依然無存在，於是失業工人便經常保持着二百五十萬人這驚人數字，在城市裏只有五十萬工人能得到短期的工作。這一切怎不令人痛心疾首呢？這些都是法殖民主義者製造的悲劇。

抗法鬥爭的積極展開

法國殖民主義者口口聲聲說：「阿爾及利亞即法國」；而阿爾及利亞人民與法國愛好和平進步人士却異口同聲喊出「阿爾及利亞不是法國」。自從法國統治阿爾及利亞那天起，阿爾及利亞人民便開始展開抗法鬥爭，既然法阿之間存有尖銳性和對抗性的矛盾，迫使法殖民者窮凶極惡地採取血腥鎮壓和大規模屠殺政策，妄圖通過壓力制服阿爾及利亞人民的正義愛國鬥爭。另一方面阿爾及利亞人民紛紛組織起來，投入抗法隊伍里，首先由卡列、阿布德、艾爾卡戴起來從事民族獨立運動，與摩洛哥突尼斯一樣，威爾遜總統的民族自決宣言和埃及革命運動也給阿爾及利亞人民以無限的鼓勵。初期神學派的「馬列馬斯」和左翼民族主義派的「北非三星黨」之歧見也由賈庶祿和費哈·阿巴斯兩人先後領導的「宣言黨」調解，然後集中力量從事「革命運動聯合陣綫」的建立。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費哈·阿巴斯和其他二十八個伊斯蘭教議員共同發表了「阿爾及利亞人民宣言」，要求戰爭結束後建立獨立的阿爾及利亞，這項要求會由於法殖民者動員了阿爾及利亞人民參加戰爭而被迫允諾，但在戰爭結束後，法殖民主義者便食其言，反而更加橫行霸道地大事屠殺四萬多阿爾及利亞愛國志士和進步分子作為實現諾言的替代品；經過了這事件的教訓以後，阿爾及利亞人民更深一層地認識到展開武力鬥爭是迫切需要而且可能的，不久以後，阿爾及利亞人民黨（後改稱「爭取民主自由勝

利黨」），阿爾及利亞共產黨，以及擁護阿爾及利亞宣言民主聯盟便聯合起來，反對法殖民主義當局制定的一九四七年的歸併阿爾及利亞法，積極和廣泛地組織當地廣大人民羣衆爭取民族獨立和民主自由。最後，這幾個民族獨立運動組織便演變成爲聲勢浩大的民族解放陣綫，這組織產生後便在1954年正式開始領導全體人民展開了轟轟烈烈的反法殖民主義武裝革命運動。

當武裝革命鬥爭開始不久，僅法駐阿的軍隊就超過五十萬人，法國殖民者輕視民族解放軍只有區區兩萬而已，以軍事人員超過二十四倍的絕對優勢，便自以爲能和平解放的進攻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一時盛氣凌人，耀武揚威，那知在短短幾年的戰鬥中，隊伍日益壯大的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軍便解放了許多土地，殺死敵軍十餘萬，使法軍鬥志大衰，終日疲於奔命，不知如何是好！這是因爲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軍實非烏合之衆，他們是一支配備精，紀律森嚴的抗法軍隊，同時他們是軍事二位一體的；各小游擊隊均以袖珍無線電收發機聯絡及傳達消息，他們又善於抓緊點滴機會鍛鍊體格，學習游擊戰術，細心保護武器，並且經常在沙漠中學習求生技術，每週須受政治訓練一次，所以在法阿兩方人數相差懸殊下，能够善於打游擊戰並取得節節勝利。加以這場反法正義之戰並非孤立無援的，它顯然是得到世界各地愛好和平、反帝國主義的人民的廣泛支持與同情的，因此，儘管法國殖民者加緊增調三十萬大軍以及擴充軍需戰略物資達三百三十億元前往阿爾及利亞，還是宣告節節敗退，始終無法挽回不利的局面，由於長期間仍無法彌補損壞的力量，法國殖民主義者之軍事戰略只好重新檢討，不得不由全面圍攻改爲重點圍剿，但仍無法撲滅解放軍，直到最後只好變爲防禦戰，這使法殖民軍垂頭喪氣，處處陷於被動和挨打的地步，真令人拍案叫絕！

多波折的阿法會談

1959年9月間，法殖民主義當局聲明表示不承認聯合國通過有關解決阿爾及利亞問題之任何議案，並視之爲干涉法國內政的舉動。接着法總統戴高樂聲明要在停火後四年內實行「全民投票」，由阿爾及利亞人民通過投票方式；讓人民在「繼續維持殖民地地位」，「與法國合併」和「獨立自主」三個問題中抉擇一個，其實，前阿爾及利亞共和國臨時政府早已提出爭取完全獨立自主，絕不隨便放下武器由法國擺佈的主張，唯一可接受的條件即：承認阿爾及利亞的獨立權利；法國與阿爾及利亞共和國臨時政府平等地舉行談判，解決一切懸着問題（包括兩國間未來關係）。假如法國真有誠意讓阿爾及利亞人民投票來解決擺在人民面前的政治前途，則歡迎一切會談的召開。

可是法國殖民主義當局却毫無誠意談判解決懸而未決之問題，反而提出一些令人難接受的枝節和屬於阿爾及利亞人民內部的問題，比如只答應談判關於停火問題，民族解放軍的未來命運和武裝處置問題，接着她又相繼表明法政府的綏靖政策目的不單是粉碎所謂「叛亂」，而且要使阿爾及利亞人民「愛法國和留在法國」，像如此含有侵略性的不合理談判建議必遭阿爾及利亞人民代表的拒絕，這樣一來，法阿會談終於告吹，頓時呈現的一線和平曙光暫告幻滅。

會談失敗後，阿爾及利亞人民更加不懈地鬥爭，爭取另一次會談的成功，並給人民帶來獨立自由的佳音。隔了一年，法阿雙方代表又繼在呂格蘭堡和埃維昂召開兩次談判；由於法國殖民者強硬堅持由法國組織阿爾及利亞北部的政府，一切軍政大權、經濟、文化和教育等權利都由法國控制，並由法國管轄盛產石油礦藏的撒哈拉大沙漠之土地。這種強蠻不講理的帝國主義者慣常手腕怎能被阿爾及利亞人民所接受呢？於是兩次會談又宣告失敗，可是阿爾及利亞人民並不因此而心灰意冷或放棄爭取國家統一，民族獨立主權完整的鬥爭；相反的，他們更進一步看穿法國殖民主義者是一隻老奸巨滑的紙老虎，只要加緊組織人民，始終不渝地展開更英勇和劇烈的鬥爭，必有勝利的希望，最後的勝利也必屬於阿爾及利亞人民的。

擺在法殖民主義者眼前的事實是：國內廣大人民羣衆政治認識水平的普遍提高，鬥爭情緒日益高漲；世界各地的反殖民主義的火焰也日益熾烈化。這種有利的政治形勢，怎不算是有助於阿爾及利亞人民鬥爭的更早勝利，而達到日暮窮途的法殖民主義必然註定失敗。僅以阿爾及利亞人民力量來看，除了利用一支威力大無比的解放軍進行武裝革命外，廣大的熱愛祖國的人民又在幾個著名城市，如阿爾及耳、奧蘭等地區，相繼展開了前仆後繼的羣衆鬥爭，示威遊行，喊口號，高舉要求獨立的標語司空見慣的，這一連串驚天動地的羣衆鬥爭已足使法殖民者嚇得魂消魄散了。再以法國內部來說，由於長期進行血腥統治和武力鎮壓法國殖民地人民的反抗，單以花在阿爾及利亞的軍事費用，每月損失幾達一億六千萬美元的黃金貯備和外匯，爲了償還歐洲支付聯盟一大筆債款，以及對於國際貨幣基金的債務，動用了法蘭西銀行僅有的黃金貯備仍無法還清。就以去年的軍事開支，佔全國支出總額的30%以上，造成國庫空虛，銀行信用迅速擴張，通貨膨脹隨之爆發，國內勞苦人民終日在生命綫上掙扎，真是民不聊生；因而引起法國廣大勞苦大衆紛紛譴責法國統治集團在阿爾及利亞的血腥鎮壓政策，他們爲了表現他們是具有國際主義的精神，同時也意識到阿爾及利亞人民的勝利是法國人民的勝利，也是全世界人民的勝利，因此通過各種鬥爭形式表達他們對法國統治階層的憤慨與不滿。更令人注意的是：法國統治集團間的經濟利益矛盾日益加深與惡化，對於阿爾及利亞人民的反法鬥爭是有利的。控制着法國政府的兩個主要經濟壟斷集團，一個是以戴高樂政府爲代表的新興石油工業和金融壟斷資本集團，另一個則屬大殖民莊園主壟斷集團，戴高樂眼看着武力政策的行不通，如果仍舊採取直接統治的政策，則連經已取得的經濟利益也化爲烏有，所以戴高樂主張只要在撒哈拉石油的經濟控制權，在阿爾及利亞的軍事基地及其他特殊地位繼續保留爲基礎，則可與阿方代表達成協議，結束七年的流血戰爭。但是，這種辦法提出後，即刻遭到大殖民莊園主壟斷集團所反對，並在美國和西德等地法西斯組織和有關人物的主使和慫恿下，很快地組織起秘密軍恐怖組織，而且製造許多暴亂事件，殺害人命，擊毀建築物的事件層出不窮，企圖推翻那不太理想的戴高樂政府，這使本已陷於窘境的戴高樂政府更加處於尷尬地步。戴高樂政府深知若不早日與阿爾及利亞共和國臨時政府取得政治上的協議，承認阿爾及利亞人民有民族自決自主權利，有朝一日，他那搖搖欲墜的政權必遭推翻甚至連既得利益也喪失，則後悔晚矣！於是他便在今年三月十九日與阿爾及利亞共和國臨時政府在艾文舉行會談，並達成協議，基於法國在阿爾及利亞的經濟利益和特殊地位的基礎，讓阿爾及利亞人民在今年九月十九日以前舉行民族自決投票，給予阿爾及利亞的獨立地位，在投票前的期間里，產生一臨時過渡政府，法國仍保留在阿爾及利亞的主權，如外交、國防、領土安全、司法、幣制、對外關係等。民族解放陣綫則握有總務、經濟、行政、社會、郵電五部權利，而公安、農業、文化則由中立阿人擔任。此時，經過了曲折，尖銳和複雜的法阿會談，終於在廣大阿爾及利亞人民的壓力下達成了協議。

秘密軍的恐怖罪行

「只要帝國主義存在的一天，就沒有和平的一天」。事實証明了這一點法國某些極端殖民主義者極力主張全面的軍事鎮壓政策，藉以達到超經濟剝削的目的，尤其是對於戴高樂政府與阿方代表達成會談的協議更表不滿，因此最近幾個月以來，法國秘密軍組

織便在阿爾及利亞及法國本土製造一系列的恐怖流血事件，公然破壞此協定，妄圖更進而阻撓阿爾及利亞的獨立。

根據法國軍事法庭庭長指出秘密軍的恐怖成績：到一九六二年二月十九日爲止，在阿爾及利亞一共有二千五百四十六宗以個人爲對象的罪行，五百零二宗以集體爲對象的罪行，一萬二千二百九十九宗爆炸案。被殺人數計有：回教徒一千三百八十三名，歐洲人二百三十九名。受傷人數：一千零六十二名歐洲人，三千回教徒，搶劫款項共達四十億法郎以上。又根據阿爾及耳半官統計數目所示：自三月十九日法阿宣佈停戰以來至五月一日這段時間內，各地被殺害的人，已有兩千名以上。阿爾及耳的警方又指出：秘密軍的暴亂行動，平均每日有四十人被殺害。最使人觸目驚心的就是在奧蘭，阿爾及爾的「秘密軍在戰略上受挫時，屠殺對象便轉向平民，首先是回教徒，且屬婦孺。一天之內，每半個鐘頭就發生一宗打殺回民的案件就已算是比較安靜的日子，經常在白晝里，每五分鐘就發生一宗打殺回民事件，秘密軍徒用手鎗打還不夠，還在公共車站用手提機關槍掃射，用迫擊砲向回民市集、住區轟擊，日日如是，回民的處境真不可名狀的；這兩個城市可說是無人生活的氣息，回民不敢出來工作，糧食的供應日益缺乏，全市根本沒有經濟活動，垃圾堆積如山，回民區的衛生更嚴重，疫症的發生是隨時可能的，屬阿籍的病人如往歐洲人醫院就醫，即使法國設立的公共醫院收留他們，有時反而加速他們的死亡，因秘密軍常衝入醫院內，向躺在病床上的回民病人用機關槍掃射，死亡人數很多。

除了人命被殺害之外，秘密軍又實行所謂焦土政策，在經濟上作嚴重的破壞。設在奧蘭海港地區的一些儲油庫計有十座曾被秘密軍暴徒炸毀，損失汽油數萬加侖，佔奧蘭市所藏汽油總量一半以上，今年六月九日恐怖活動波及撒哈拉沙漠地帶，當天在哈西圖阿勒油田被炸毀，並在烈燄衝天的油井附近散發傳單，宣佈不承認阿爾及利亞與法國所達成協議，號召在阿的法人拿起槍械繼續爲所謂「法國的阿爾及利亞奮鬥到底」。不久，又在阿爾及耳地區破壞數間學校（包括阿爾及耳大學）公共建築物、農業合作社、稅局、郵政局、水力站和市政廳，燒去數千的檔案，搶劫事件也時常發生。

這秘密軍組織之所以敢表現如此猖獗的法西斯行爲，完全受到國內外極端反動份子的支持。戴高樂統治集團（包括議會中近百個議員，右派軍官和五分之一的警察）和大莊園主壟斷集團相繼地鼎力支持着他們；在國外，秘密軍的主腦薩蘭（現已被捕入獄），他本屬前德國法西斯份子希特拉的軍閥間諜組織的積極活動家，他盡力設法促進他所領導的恐怖組織與其他法西斯集團之間的緊密聯繫，並獲得西班牙的佛朗哥法西斯份子的公然支持，在西德又設立了五個以上的徵募站，經常與當地間諜機關保持聯繫；在地利時設有火藥庫和宣傳設備；在意大利設有活動中心；同時秘密軍組織又與國際性法西斯份子組織即歐洲民族運動有更密切的聯繫。虎視眈眈的美帝國主義，爲介入侵略阿爾及利亞做好準備，也公然地協助他們組織起秘密軍恐怖組織。

鬥爭的最後勝利

由於法西斯「秘密軍組織」得到世界好多地方的法西斯份子和組織的支持和慫恿，又得到國內反動份子的掩飾和庇護，使到他們更加狼心狗肺，更加橫行霸道了，陰謀破壞三月間法阿雙方所達成的停火協議，妄圖阻撓阿爾及利亞民族獨立的實現；但是，阿爾及利亞人民也更深一層地認識到法國殖民主義者的陰險和惡毒陰謀，並且有七年多抗

(轉第九版)

全力制止法西斯統治！甄彥

常言道：一切謊言虛偽都經不起歷史的考驗，歷史是辨別是非的見證人。可不是麼？隨着時日的發展，星洲人民現在已經毫不困難地看清楚人民行動黨領導人的本質。在歷史巨輪面前，李光耀——吳慶瑞集團以往那種偽裝左翼和民主的外衣被剝脫精光，一切詭媚人民的假惺惺作狀也變得多麼無力而匿跡，如今，李光耀——吳慶瑞集團索性掀起了法西斯險孔，決意傾力撲殺星洲人民那僅存的一點民主權利。

由於經不住人民的唾責，李光耀率領了幾名走卒渡洋去了，回來後他躲在被霸佔了的電台亂發雌黃，就在那邦慶的前數天，李光耀恬不知恥的流露出他的法西斯本質，他說：「埃及沒有反對黨，所以執政黨沒有讓反對黨去挑撥人民之間的團結感情。所以，他們的進步比印度快一點，因為印度讓反對黨批評，阻礙政府實行它的計劃。」

在吳慶瑞的邦慶辭詞中，同樣的法西斯腔調再次出現，他感嘆着議會民主制的需要很長時間才能達目的，同時，他坦然寫道：「這里也許會經常的暫時脫離了單純的民主統治，來對付那些用民主自由摧毀民主的人士，到頭來我相信我們將會成功的，但若干條件必需加以實現。」

這是些什麼話？無疑的，這就是李光耀——吳慶瑞集團朝夕祈求的危險的法西斯思想！

強裝的笑臉始終遮蓋不了失望的焦慮悵，儘管李吳集團向人民高嚷假合併的必將實現，人民的反抗聲勢却是有增無減，於是，法西斯思想就被賦諸行動了。綜觀這個月來的局勢演變，一個非常突出的事實便是行動黨的強施法西斯統治，人民民主權利陷于岌岌殆哉境界。人民的這種意識是來自最近現實生活的感受，目前，經過數十年含辛茹苦爭取得來的言論、集會、結社等等民主權利，正面對着行動黨領導層的嚴重挑戰。

合法的集會自由被橫蠻無理阻梗，星洲各工團為討論不民主的全民投票法案所召開的聯席會議史無前例的兩度遭禁的事實就是一個最典型的例證，不論政府如何粉飾其獨裁行徑，人民的憤懣將永遠不能平息，因為事實上，這種集會在反動的林有福政權下尚被允許行行，甚至連在那殖民時代的1947年，這種集會也曾經召開過，然而，口口聲聲篤信民主的行動黨領導人竟援用莫須有的藉詞予以壓抑，這除了說明行動黨領導人的法西斯性格外還能告訴人民些什麼？星洲人民的邦慶集會在行動黨領導層的「約法十章」下被迫告吹了，人民統一黨原想在芳林草場舉行的羣眾大會也由于行動黨領導人的恐懼和專橫而未能實現。這一切的一切，這種種無理的為難，無疑是實際上否定了憲法上明文規定的人民享有的合法集會自由了。

自從政府決心跑法西斯路線後，李吳集團的宣傳伎倆便竊用了法西斯教條，而且還仿得維肖維妙。希特勒說過：「謊言的重要是由于它經常含有可信賴的因素，因為廣大人民羣眾的趨于腐敗較諸有意識的故意的不幸為易，因此，從他們思維的單純方面着眼，他們是更容易淪為大謊言的犧牲者的……。」（見希特勒的「愈大的謊言就愈好聽」）希特勒就是這樣的仰賴謊言以迷惑和誤導人民，他為無數次的宣傳中人民總會有一次上當。於是，行動黨領導層也就依樣畫葫蘆，他們控制了國家宣傳工具，不但親身粉墨登場，而且還利用了走卒易潤堂之流，不厭其繁地誑人民談鬼說怪，極盡歪曲能事來編製事端，另一方面，牠們又施盡了各種卑賤手腕使新聞報館就範，嚴重地扼殺了新聞自由，使無數的反抗政府的人民聲音被封鎖、壓下，同時，行動黨却以其獨享的特權天天發出教人嘔吐的謔言，企圖以捏造的顛三倒四的假輿論灌輸給人民。就是這樣，星洲人民的言論自由和表達機會完全被毒殺無存了。

從此，行動黨領導層抄襲殖民主義者和反動派的故有手法，濫製紅帽子，散播白色恐怖氣氛，通過電台報章的鋸齒誹謗仍不足敷，他們還狂妄到在人民眼前公然威脅恐嚇，例如最近在新加坡大學學生會主辦的政治座談會上，李光耀竟在滔滔抗議聲中指罵林福壽為馬克思主義者和共產黨同情者，嚴重的侵犯了別人的人身安全。像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不勝枚舉，總之，行動黨寡頭已是瘋狂到忘却了理智。

最近，更新鮮的事又發生了，原來行動黨領導人不僅正面陷害人民羣眾，他們也採取了非法手段去顛覆人民的組織，在教師總會的選舉上，行動黨人肆無忌憚地與右派殘餘份子勾結，露骨的謀竄總領導權，然而，令他們萬分頹喪的是奸邪始終敵不過磅礴正義。

法西斯份子猖獗的靠山之一是他們的秘密警察和軍隊，這些在李吳集團的心目中早已盤算過，除了動用服務于殖民主子的政治部外，他們唯恐現有的軍警仍不敷用，最近又以一百多萬元公帑擴建了一營軍隊，冀圖鎮壓人民的維護民主權利鬥爭。

行動黨的寡頭最感得意的傑作莫過於那比法西斯獨裁尤甚一步的全民投票法案，不容置疑的，這是一條空前的披上民主外衣的最不民主的法案，它根本歪曲了全民複決的意義，行動黨領導層既創造性的不以議會的議規案為全民複決的對象，復添加了許許多多絞殺民意的法令條例，諸如定出兩條都非人民所能接受的條款去讓人民「複決」，禁止人民有宣傳解釋的機會，空白票及不確定票破天荒的被算作支持行動黨的票，不公佈空白票和不確定票的比率……。在此法案下，人民連說「不」的最後民主權利也被否定了，難怪馬紹爾憤慨地說行動黨的全民投票法案是比希特勒更希特勒。

從目前行動黨的法西斯傾向看來，可以預測到的，迫害和封閉民間團體和政黨的策路，尤其是限制反對黨的正常活動的好戲將在星洲上演，因此，星洲人民的結社自由正被吊在斷頭台上。

總之，行動黨的走上法西斯道路已經肯定，人民民主權利將遭到浩劫。因此，今天星洲面臨的基本問題是人民究竟有沒有在和平以及憲法的形式下自由表達願望的基本權利，行動黨領袖的法西斯獨裁已經是足夠的將自己鑄成爲民族罪人了。

然而，行動黨領袖這種瘋狂的法西斯行爲是否象徵着他們的強大呢？不，絕不！相反地，這種乍看好像盛氣凌人的聲勢其實是短暫的，徒具外表的。當前的行動黨嚴格說來並非星洲的一股政治力量，它之所以還有政治作用僅僅就是因為它還控制着國家機構，依靠了殖民主義者及反動派的支持，通過強蠻的立法施政，但是，它畢竟是個虛構，悉數黨員幹部離開了它，剩下的祇是幾員大將以及一羣基于某些因素的暫時依附者，所以，當前的行動黨領袖乃無兵司令，如果不是，那麼，在過去一年來他們爲什麼不敢召開過一次羣眾大會或街頭會議以面對選民？

行動黨過去儼然裝成是議會民主制度的真正殉道者，如今却對議會民主制度完全喪失信心，甚至還表現得異常懼怕，不敢讓人民自由行使一人一票的權力，不敢面對一人一票的結果，正是因爲如此，行動黨領導層乾脆拋掉議會民主制度的招牌而代之以黑衫的法西斯統治。

當然，對於反動派殖民主義者來說，行動黨的法西斯作爲是「正中下懷」的，他們幼稚地憧憬着在行動黨與左翼民主力量大廝殺後乘虛而出收拾殘局，問鼎政權。因此，擺在人民面前的事實是：行動黨是被殖民主義者和反動派所利用，而不是行動黨去利用殖民主義者和反動派，當然，更不可能是人民去利用行動黨。

無論怎樣，行動黨領導層爲追逐私己官祿，背棄星洲人民以致於墮入絕谷，最終又老羞成怒投奔殖民主義者的事實就是今天行動黨走上法西斯道路主因之一。既然是如斯，行動黨目前的猖獗胡爲就只能是垂死的掙扎或是迴光反照的表現吧了，人民決不會在這外強中乾的幽靈淫威下屈服！

在另外的一方面，星洲人民的反殖民主義、反假合併、反大馬計劃、反法西斯、維護民主權利的鬥爭正倔強地發展着，使從一個高潮進到另一個高潮。

當行動黨開始推銷假合併的時候，起而激烈反對的便是社會主義陣線，社陣單槍匹馬衝鋒陷陣，搗穿了行動黨的西洋鏡，敲碎了行動黨領導層的幻夢，使他們驚醒過來，於是，他們不擇手段地集中火力針對社陣，欲置社陣於非命，然而，出乎他們意料之外的，社陣在風雨中竟鍛鍊得更堅壯。時至今日，行動黨領導層完全孤立無援，反對行動黨出賣式合併和法西斯獨裁的政黨已從社陣推廣至更多的政黨，例如立法議院內的工人黨、人民統一黨，議院外的自由社會黨、民主聯合黨、人民黨，這些不同立場政見的政黨都捐棄了歧見向行動黨圍攻了過去。反動的人民

聯盟雖然是行動黨的得力支撐者，但也不能容忍行動黨的專橫倨傲，在一定程度上也使行動黨備感難堪。現在，五個政黨組成的聯合行動委員會正式宣告成立，嚴厲抗議行動黨領導層褻瀆人民基本權利的行爲。也就是說，所有議院內外的反對黨現在都起來反對行動黨執政了。因此，如果行動黨再要說只有共產黨才反對假合併和大馬計劃，那真是個麻木不仁的木乃伊。

不僅是政黨鳴鼓圍剿行動黨的法西斯主義，民間團體的反對行列亦在迅速發展着。起先，行動黨企圖孤立星洲的左翼工團，並想通過內部分裂活動來瓦解工團的反假合併鬥爭，但是，他們的一切努力都成枉然，左翼工團的戰鬥意志反更旺盛，鞏固並擴展了原有的鬥爭基礎，現在，左翼工團已經光榮的成爲這場反法西斯鬥爭中的中堅領導力量，四十工會成功組織了聯絡委員會，使鬥爭步伐更團結更劃一。鄉村及小販小商團體領導了無數鄉村人民和小市民階層英勇地捲進這時代洪流里，爲星洲人民民主運動作出貢獻。此外，全星的校友會、文化藝術團體、大學生組織、中學生組織……，許許多多的民間團體都先後表白了反法西斯立場和決心。右派與受英巫教育者也有着同樣的情緒，從人民聯盟各支部黨員的退黨事件中可以証實這點。所以，當前星洲絕大多數的各民族工人、農民、學生、知識份子、小市民甚至於民族資產階級，全都剛毅地向法西斯行動黨宣戰，準備獻身於維護人民民主權利的千秋大業。

八十七工農文化團體簽發的反對全民投票法案宣言就是人民羣眾沸騰情緒的集中表現。

全星人民的總動員，不管在深度或廣度上均非行動黨寡頭所能料及的，現在的問題並不如他們所說的什麼共產黨或親共分子的問題，而是全星人民要求基本民主權利的問題。這些羣眾既可以成爲行動黨領導層起家的動力，當然也有能力去拆他們的台，這還不令行動黨領導人喪胆失魄？李吳集團乞救于法西斯幽靈是無濟于事的！

顯然的，人民維護民主權利的鬥爭行列不斷壯大以及行動黨領導層的走上法西斯統治就是當前星洲局勢的特點。在這種局勢下，星洲人民所遭逢的政治壓力是空前深重的。正當法西斯分子準備孤注一擲，希冀以全民投票法案強行擺脫窘境的時候，他們的瘋狂程度是可想而知的，但是，星洲人民要突破這種政治壓力却又完全可以做到，事實上，目前加諸于人民的法西斯政治壓力已經開始被削弱了。各政黨的大團結，全民鬥爭行列的統一以及人民政治覺悟的普遍提高是突破法西斯政治壓力的重要武器。

在反法西斯，維護民主權利的鬥爭中，當前的急務當然是反掉行動黨的不民主全民投票法案。行動黨在計窮力竭之餘，只好寄望于立法議院內的相對多數票，依靠和反動派的串通，力圖迅速完成全民投票法案的立法程序，並即刻交給人民作自殺性的抉擇，時間對於行動黨領導層是非常重要的，若讓人民繼續反抗下去則行動黨將告返魂之術。既然行動黨不講民主，只顧運用權柄，因此反人民的全民投票法案確可能被通過實不足爲怪，但是，讓我們向行動黨領導層指出：你們別做癡夢吧，人民必定能夠戰勝你們的！

歷史是屬於勞動人民的，非任何反人民的逆流所能篡改，要想阻撓歷史發展的人終必碾滅於時代洪流中。

行動黨領導層急於實行全民投票法案之苦心瞞不過人民的慧眼，他們蓄意強姦民意以便爲其反人民罪行作個交待，同時他們也千方百計地套設陷阱，刺戟怒憤填膺的人民，企圖促使羣眾做出超越憲制鬥爭範圍的行動好讓他們乘機掃蕩羣眾運動。當然，人民是不輕易上當的，人民還有許多形式和方法去應付他們的陷害，人民將作出必需的明智的決定！擴大羣眾影響，動員每個單位、組織、甚至是家庭來反對行動黨的法西斯統治正是當前人民的基本職責，在這場鬥爭中，沒有任何一個人可以被倖免。

反法西斯、維護民主權利鬥爭是艱鉅的長期的，全星各階層的人民動員起來是制止法西斯統治的最有效保證，人民最終必然獲得勝利！

商人也要反對大馬計劃

方曉天

最近，有某些人士重彈起「大馬計劃將帶來經濟繁榮」的老調。這種言論，在此時此刻發出，顯然是會造成社會上一部份人的錯覺。這些人將會從這種言論中取得了一種錯誤印象，以為星洲商人階層今後將不再支持反大馬運動，而化身成為大馬計劃的積極支持者了。這種錯覺的造成，也正是大馬計劃推銷者所日夜夢寐以求的。對於這種言論所產生的一些影響，我們是有必要給予充份的重視。

一副右翼政權機構的存在，是我們今天政治生活中的活生生的事實。這個政權正日益走向法西斯主義。不久前，吳慶瑞博士便會明明白白地表示過：「為了要維護民主制度是經常有必要暫時脫離單純的民主統治的。」這就是說，在反大馬運動日益高漲的今天，在行動黨政權反動本質在人民羣眾中早已暴露無餘再也欺騙不了人的今天，我們行動黨人，為了要維護自身的政治生命，是有必要經常拋棄目前的這種「單純民主統治」方式，而採取一種更加法西斯化的統治方式。這不僅是一項口頭言論。從不久前行動黨政權利用一些強制性的法令限制工團的室內集會的事實看來，行動黨政權早已在實踐上充份地顯露了這一點，今後也將會繼續遵循這條非單純民主的法西斯統治路線走下去的。因此，當我們在對待社會上有地位的人士的言論時，我們是完全有必要充份估計這副法西斯化政權機構強加在人民頭上的政治壓力以及它千方百計陰謀製造民間輿論的種種企圖。從這方面看來，上述那些人士之所以重彈起「大馬計劃將帶來經濟繁榮」的老調，應該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可是，我們也應該承認，在今天，關於是否可爭取商人階層繼續堅持反大馬運動的疑慮也是存在的。至少在現實中還會有一小部份人會產生這種疑慮。解除這方面的疑慮是有必要的。因為這至少對於反動派偽造輿論的企圖是一種沉重的打擊。對於這種疑慮，我們應該如何從現實中來獲得解決呢？

我們認為，在觀察本邦的政治局勢時，我們必須先從這麼一項根本的事實出發，這就是殖民主義與人民力量之間的對立。殖民主義從來就未曾放棄過它對本邦人民正義事業的鎮壓與迫害，也從來未曾放棄過它對本邦廣大人民的剝削與掠奪。如果說，我們人民曾經取得了什麼小小的民主權利的話，這種民主權利的取得便是全民不斷地與殖民主義進行鬥爭的結果。在今天，反大馬運動便是一項全民性的反殖運動，是反殖運動在現階段的具體任務。不但農工、小販要反大馬，就是本邦大大小小的商人，只要他們具有民族感，知道大馬計劃是維護殖民主義經濟利益的東西，他們也必然要反。一般地說來，民族商人也和農工、小販等一樣，是殖民主義勢力下的被迫害者。他們的經濟利益也嚴重地受到了殖民主義與封建殘餘力量的迫害。他們是要反殖民主義的。事實非常明顯，殖民主義是全體人民的共同敵人。在殖民主義尚未從本邦消滅的今天，殖民主義與

民力量之間的矛盾，是我們現實中的根本矛盾。同時，我們也應該承認，某些民族工商業人士與左翼力量之間是存在着某種局部性利益不同的現象。這種局部性利益不同的現象的存在，正是右派份子，尤其是行動黨政權，認為可以進行挑撥離間，製造勞資糾紛的現實根據。但是，在我們看來，這種局部性利益的不同，將不會是也不可能永遠是反大馬運動中阻礙全民團結的因素。因為它只是本邦人民內部的事情，是在局部利益服從全局利益的原則下，在反大馬運動中取得全部解決或部分解決的。

在這里，依據着邏輯的推理，我們豈不是可以下答案了嗎？從消極方面來說，星洲商人階層（指民族商業資本家）將可能被爭取過來參與或繼續堅持反大馬運動，將會是反大馬運動中的一個成員、一個份子。從積極方面來說，當大馬計劃被反掉，他們也將會積極支持在一九六三年的星英憲制談判中爭取更大的民主自由權利的要求。我們是完全有理由與根據來相信這麼一個結論的。什麼是我們這種說法的根據呢？我們認為，大馬計劃既是一項維護殖民主義經濟利益的政治上的安排，它雖然不能為本邦民族商人帶來什麼經濟利益。相反的，本邦民族商人在目前業已存在的一部分商業經濟上與政治上的權益可能因為大馬計劃的實現與次等公民的安排而受到損害。

首先，大馬計劃的推銷者所大力叫囂的大馬計劃將帶來廣大市場的言論，只是一句空談。從商人的經濟利益來看，市場的擴大，是符合他們的要求的。因為市場一擴大，便有着貿易擴展的可能性，民族商業資本自然可以從中獲取更大的利潤。所謂「多做多賺」，便是如此。現在的大馬計劃的推銷者便是捉住了這一點，叫囂着大馬計劃將帶來廣大市場的論調，說什麼五邦一合併，人口就加多，土地就增大，市場便自然而然的擴大起來。正如人們在過去早已指出的一樣，這只是欺人自欺的說法。五邦之間的經濟貿易上的聯繫，早已存在。這是一項客觀的現實。即使大馬計劃成功，也無非是使這既存的事實可以因某種政治上的安排而更加顯得突出而已。如果大馬計劃不成功，有些人以為，五邦這種經濟貿易上的聯繫是可以通過經濟以外的力量來加以破壞，從而使星洲商人與人民蒙受損失。其實，這種說法是片面的。任何期望以經濟以外的力量（即政治力量）來破壞這種經濟聯繫的企圖，都必須面對着其本國經濟也蒙受損失的打擊。今天的大馬計劃是一項反人民的政治性的安排，目的無非是在保存殖民主義的勢力與利益。五邦的人口與土地過去是如此，現在亦是如此，並不因為有了這項安排而加大。既然如此，市場怎麼擴大呢？

再說那些以為人口一加多，土地一擴大，市場便會自然而然擴大起來的見解，其實也是一種見木不見林的見解。就一個國家來說，其國內市場的開拓，是取決於這個國家的生產發展狀況的。那些大喊大叫着廣大市

場的大馬計劃的推銷者，是否有看到生產與消費之間的矛盾呢？是否有看到在失業問題日益嚴重的情况下，一般消費者的購買力日益降低的現象呢？那些叫囂着大馬計劃將引來大量外資，從而解決失業問題的言論，早已被駁斥了。外資的流入，在短期上，雖然多多少少可以吸收一些社會上被排斥的勞動者，可是，現實告訴我們，多設立一間什麼外國大工廠，總是吃掉幾間本邦的小工廠。外資的流入，除了迫使本邦民族工業日益走向破產外，是再也找不出什麼好處來的。失業大軍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必然產物。不想從改革社會經濟制度着手，休想解決這個問題。大馬計劃所欲維護的是殖民主義的剝削制度，它不僅不能解決任何的失業問題，而且也只有進一步造成這種現象的嚴重化。簡單的商業知識告訴人們，在失業問題日益嚴重化的情况下，是不必期待什麼商業繁榮出現的。其實，一般消費者購買力的日益削弱是如商業蕭條永遠結合在一起的。大馬計劃不能帶來什麼商業貿易繁榮，是顯而易見的。

第二，從商人的經濟立場來看，商品的互通，物暢其流，是符合他們的經濟利益的。因為只有在商品交流不受任何方式的阻礙而得以完成的情形下，商業資本才能從中獲取利潤；否則，利潤將不可能實現。在今天，星馬之間存在着這道新山的關卡。這道關卡便是星馬商品交流的一項嚴重的阻礙。對於星洲的商業來說，這種阻礙的存在是不利的。在過去，聯合邦就曾禁止從星洲輸入中國布，從而使到中國布的經售商蒙受了損失，並且，也曾對星洲的製成品加以納稅，而使星洲製成品在市場競爭上處於不利地位。大馬計劃的實現，並不意味着這項關卡阻礙的消失與星馬共同市場的建立。這種阻礙的消失與星馬共同市場的建立，是有賴於大家雙方站在同等的地位上來加以商討解決的。今天的大馬計劃却為星洲一百七十萬人民安排下了一次等公民權的陷阱，使全星人民世代永不能翻身。這種政治權利不平等的安排是不利於我們在星馬共同市場問題談商上的地位的。即使大馬計劃沒有被反掉，星馬共同市場也由行動黨政府與聯合邦政府談商達至協議，我們也很難想像，這項協議的成立對於雙方的經濟利益都是平等的。原因很簡單，政治上權利的不同，在經濟領域內的種種安排也將因為這種政治權利的不同而有了有利與不利的差別。這種例子在國際上有的。如一九六一年底，在所謂「美日貿易和經濟事務聯合委員會」上，美國一口拒絕了日本所提出的種種要求。諸如放寬日貨入賣的問題，調整美日貿易以接近於平衡的問題。對於美國來說並非是奢求，可是，美國都絲毫不加以考慮。相反的，美國却利用着日本在政治上的從屬地位，迫使日本實行所謂「自由化」的政策，以便美國的資本與商品大量滲入日本。那些津津樂道，愛談日本日本短的大馬計劃推銷者，有沒有看到日本池田政府這種依附美國的政治地位為自己帶來了多大的經濟困難呢？日本是被一些

人因為主權完整的國家。但是，這個主權「完整」的國家就因為政治上的從屬地位，而為自己造成種種對自己人民諸般不利的經濟權益不平等的現象。那麼，在一國家內部，由於這一部分人與那一部分人之間的政治權利不平等，誰敢說不會帶來經濟權益不平等的現象呢？事實上，這種經濟權益不平等的現象，早已在行動黨政府的合併白皮書中暴露出來了。行動黨政府不是同意將本邦人民的納稅的四份之一交給聯合邦政府嗎？我們還有什麼理由不相信在次等公民權的安排下，星馬共同市場的談商將對本邦經濟不利？想法呢？

第三、略有一些常識的人都知道，在經濟領域中，政治力量是一項積極的能動的因素。不同性質的政權，實行着不同性質的經濟政策。處處照料軍火事業大老板經濟利益的美國肯尼迪政府，他的財政預算案，便列出了美國和平時期以來的最大軍事開支項目。在聯合邦，我們不也看到一些人士由於爭取不到諸如鐵礦開採權之類的經濟權益，而在鬧着說黨跳槽的活劇嗎？這種採取政治上的力量以維護自身集團的經濟權益的事情，在我們的政壇上，是一項心照不宣、無人不知的事實。對於一般人民來說，他們唯一能夠對這種不正常現象起着作用的權利，便是利用他們的參政權，利用每人一票的選舉權，將那些利用政治力量採取着對自己集團有利的經濟政策的政黨，拉下台來，而選出準備施行符合廣大人民經濟利益的經濟政策的政黨上台。這是一項絕無僅有的政治權利。可是，今天的大馬計劃的推銷者，却安排下了一個次等公民權的陷阱，將本邦公民的政治權利都一一坑殺在這陰險的陷阱裏。行動黨政府所津津樂道，認為是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取得來的五個議席，其實是連象徵性的作用也沒有的，這說什麼對於中央政府對經濟政策的影响。在次等公民安排下，對於中央政府任何一項不利於本邦人民的經濟政策，本邦人民是永遠沒法子運用自己的政治權利來加以影响或改變的。在過去，聯合邦政府既然可以頒佈禁令，禁止從星洲輸入中國布在大馬計劃被反掉的時刻，它又何嘗不能頒佈一些什麼禁令之類，從而造成本邦經濟利益的受損呢？本邦與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貿易總額每年至少也有幾十萬元，這項貿易是否會因為聯合邦政府的政治政策而受到某種的限制呢？誰也不敢肯定這種可能性是不存在的。對於本邦各階層人民來說，次等公民的安排，是一項最嚴重的政治出賣，從而也是對本邦各階層人民經濟權益的最嚴重的潛在打擊。一旦大馬計劃沒有被反掉，本邦人民將被推進次等公民權的陷阱里去。那時候，我們將眼睜睜地看着自己的經濟利益一再地遭受打擊與損害，而有如啞子吃黃蓮般，根本就不可能通過我們的參政權來訴苦。任何略有認識的民族商人，都會對這點明白知曉的。任何民族商人都會知道爭取政治上的更大民主權利的重要性的，在過去，中華

（轉入第七版）

略論聯邦地方議會的選舉 · 含苞 ·

第一次全國性的選舉的意義

全國性地方議會選舉的戰火終於爆發了！

是的，那是在今年四月廿一日，隨着吉打和玻璃市兩州的地方議會開始提名而點燃起來的。

自此，從一個鄉村到另一個鄉村，從這一州到那一州，從北到南，從西到東，選舉的戰火終於熱火朝天地蔓延開去了。

這是我國獲得獨立以來的第一次；也是全國性地方議會選舉歸入選舉委員會管轄後的第一回，全國的地方議會共達 296 個，選民共有 35 萬人，選區之多，規模之大，是有了地方議會的組織以來前所未有的。為什麼呢？那是有其原因和意義的。

如所週知，如果拿今天地方議會組織的規模比之于過去的地方議會，則大有「今非昔比」之感呢！所謂地方議會實則乃由鄉村議會或稱新村議會而來，而新村又是在緊急法令實施下的產物。自從一九四八年緊急法令實施後不久，隨着移殖計劃的推行，多少人民在淚眼中被迫拋棄了辛辛苦苦建立的茅舍；離開了命根似的土地而被趕入了集中營一樣的新村。

成百個大大小小的新村在我國每一個角落建立以後，殖民主義者一方面為了裝飾讓人民享有民主、自由，另一方面是希望在新村中有一些「傀儡」來協助其維持新村內的秩序，於是便成立了所謂新村議會，讓村民享有選舉「頭人」——領袖的權力；也讓那些所謂願為村民出頭的「頭人」有「出人頭地」的機會。

試想在四週圍着重重鐵刺籠而類似集中營的新村里，人民真的享自由和民主麼？當時新村議會的議員，雖然名義上是由村民集會選舉，但是在兵荒馬亂而處於飢寒交迫中的村民，誰還理得了什麼選舉不選舉呢？因此出席選舉的人數寥寥無幾，有些新村的議員實則就是委任的。在這些選舉中，標榜「為幾十萬華人爭取利益」的馬華公會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當時許許多多新村的議員，實際上就是馬華公會的委員。整個新村議會都在他們的控制之下。

隨着我國人民爭取自由獨立運動的熱烈展開，要求民族解放的呼聲响彻雲霄，殖民主義者在走頭無路的時候，終於推出了實施議會民主制度的計劃，準備通過其足以信任的人來接管部份的政權，於是便有了在一九五五年七月舉行的立法議會的選舉。

殖民主義者雖然想通過這次的

選舉來滿足人民對自由獨立的要求，但是，人民不但不滿足于此，相反的，一切羣眾運動却是更廣泛地展開了，要求自由獨立的呼聲更是震耳欲聾。在我國人民強大的力量面前，殖民主義者也感得心寒胆慄了，於是一九五七年八月卅一日，它終於不得不在淚眼中把政權移交給了一個它所信任的民選政府。

自從我國獲得獨立以後，不僅羣眾運動更廣泛地展開了，許多新興的政黨也開始在政治舞台上扮演着新的角色。隨着政黨政治的產生，各政黨也盡其所能而大事活躍，大家都準備通過議會民主制度的鬥爭，為我國人民帶來更大的勝利成果！於是，不僅國議會、州議會、市議會受到各政黨的重視，就是新村議會也開始受各政黨的注目。因為在議會民主制度的實施下，要更現實，更全面的為人民服務，不論那一個政黨誰都希望通過選舉而掌握各級議會的執政權。也因此，在我國獲得獨立的這短短幾年間，除了國、州、市議會的選舉不論外，在有政黨組織的新村裏，凡是選有地方議員改選或是補選的時候，各政黨都展開了激烈的爭奪戰。聯盟雖然本其一路來的優勢控制了絕大部份的地方議會執政權，但是自從第一屆的國會大選以來，作為最大反對黨的社陣也掌握了不少地方議會的執政權。

不過，無論如何，以往這幾年的地方議會選舉都是零零散散的，各州內的地方議會都是由各州內的各縣當局分別去主持，議員的任期也因地而異地方議會的組織實沒有一個統一的制度。也許有鑒于此，並準備把地方議會的組織納入議會民主制度的軌道，因此，不久前，聯盟政府便宣佈了全國的地方議會選舉一概歸入選舉委員會管轄。并頒佈了統一的地方議會選舉法令，明文規定了議員的資格，上任及津貼金，此外也規定了主席及副主席的委任以及官委議員等等。

全國性地方議會選舉的序幕戰，終於在今年四月廿一日被拉開了。由於全國地方議會數目之眾多，因此，這一場戰鬥的時間也顯得特別長，它將由今年的四月開始斷斷續續一直戰鬥到今年的八月方可告結束。

從這一次全國性地方議會選舉規模之大，涉及的地方之廣，實深深受到各政黨的矚目。有些人，甚至把這一場戰鬥形容成是一九六四年的市議會，州議會及國議會大選前各政黨展示力量的前哨戰，是未來由誰掌握國家政權的試金石！

由以上的說明，實足以反映出

這一場全國性的鬥爭的重大意義。

熱火朝天的宣傳戰

鑒於這一場全國性鬥爭的重要，因此在還沒有正式投入戰鬥以前，各政黨早已準備就緒，嚴陣以待了。他們籌募了基金，選拔了精幹的候選人，印刷了大量的競選宣言、告選民書，書寫了無數的布條、標語及準備了其他的宣傳品，等待着競選序幕的掀開，然後投入緊張的戰鬥。

當四月廿一日後，隨着吉打和玻璃市兩州的地方議會完成了提名的手續，接着柔佛和彭亨兩州也在五月里先後完成了。於是熱火朝天的宣戰也跟着在每一個新村里爆開了。

本來寧靜的新村，這時却呈現一片熱鬧非凡的景象，不論是大道小道，在突出的地方都掛上了醒目的布條，也不論是灰牆、板壁、木柱或樹身，都被貼上了宣言、告選民書以及各種各樣的口號和標語，有些樹上甚至掛着別出心裁設計的宣傳品，在迎風招展。宣傳的東西真可說是琳瑯滿目，宣傳的花樣可說是多姿多彩。此外，各政黨的宣傳隊或拜訪選民小組，還沿門挨戶地拜訪着選民，除了聽取他們寶貴的意見之外，更重要的是告訴他們應該投誰的票。

宣傳戰不僅如此而已，每當夜幕低垂，人們吃過晚飯而開始歇息的時候，在寧靜的新村里的一角或曠場上，你可以看見燈火輝煌黑壓壓的人頭，不斷地在集攏。通過巨大的喇叭，你可以聽到陣陣的音樂，當音樂停止了，接着是人們大聲講話的聲音。那是什麼？原來是政黨召開的羣眾大會。

羣眾大會在整個競選宣傳運動中，實扮演着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它不但影響選民的認識，更影响着選民的態度和投票的意識。因此，各政黨便在羣眾大會上都各盡所能地做到「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甚至有些政黨大有非執對方於死地不可的叫囂。雖然有的政黨的許多羣眾大會還算召開得不錯，因為它除了暴露敵對黨的「腳」之外，主要在側重解說自己的黨綱和政策以及說明未來的計劃和為民服務的願望。但是，有些政黨召開的羣眾大會不但不够水準，簡直可以說不能聽，它除了攻擊、漫罵、污蔑、恐嚇以外，更可怕的是在散播種族主義的毒菌。他們在這一地方召開的羣眾大會講這種話，到了另一個地方召開的羣眾大會又講另一種話。比如：他們在某一個地方的羣眾大會攻擊某一政黨是受某一個外國的政黨所指揮；在另一個地方

的羣眾大會却又攻擊它是受另外一個國家的政黨所指示。因此他們說，如果讓這一個政黨執政，那麼一九四八年實施的緊急法令一定會重新恢復；或者是說，如果讓這一個政黨執政，那麼所有的華人一定要穿沙籠，戴「宋谷」并且不可以吃豬肉等等……像這一類羣眾大會簡直幼稚得很。這種言論實極容易燃起種族主義的火花，即使能夠爭取到競選的勝利。但是却給議會民主政治的發展抹上了一層陰影，有識之士是應該積極去加以制止的。

競選宣傳戰儘管可以熱火朝天地打下去，但是，通過宣傳戰去教育選民，提高選民的政治認識，實遠比「爭取競選勝利」來得更加重要。這是促進議會民主政治發展的重要原則。

戰鬥成績部份揭曉

直到目前為止，雖然競選的宣傳戰仍然此起彼落在進行着，但是那些最先投入競選戰鬥的州，經過了選民熱烈地投票以後，戰鬥又告結束，而成績也告揭曉。

到六月廿七日為，在全國十一州中已有四州完成了這一次的地方議會選舉，那就是：玻璃市、吉打、彭亨和柔佛。

從這四州競選的結果可以看出，聯盟已在四州總共一百四十七個地方議會中掌握了一百二十七個議會的執政權，控制了八十五巴仙的席位。從整個成績看起來它確實是打了一場漂亮的勝戰，因為它所得成績如下：

玻璃市：2個議會 聯盟控制 2個
吉打：27個議會 聯盟控制 26個
彭亨：27個議會 聯盟控制 26個
柔佛：91個議會 聯盟控制 73個

在四州當中，在戰鬥成績還沒有揭曉之前，吉打和玻璃市的議會控制權絕大多將掌握在聯盟的手中，是一般預料中的事。但是，在社陣有着極大潛在力的彭亨和柔佛兩州，聯盟能夠獲得那麼多的「囊中物」却是出乎一般人的預料之外的。因為：過去在彭亨州社陣一共控制了五個地方議會，而現在四個已由聯盟掌握過去，唯有在文冬縣的地里望議會與聯盟平分秋色，各得五席。在柔佛州方面，以往社陣一共控制了十三個地方議會，這次戰鬥的結果却只掌握了七個，比原有的少了五個。不過，在社陣方面尚差堪告慰的是在聯盟無法控制的九個議會中，有八個議會的席位是與聯盟平分秋色的。另一個議會的席位則由聯盟與人民進步黨平分秋色。

從部份揭曉中論得失

據一般觀察家認為，如果以上

述四州競選結果的成績來作為觀察其他戰情的標準，無疑地，聯盟將寫意地控制全國絕大多數的地方議會。

不過，人們所感到興奮的是聯盟為什麼會獲勝呢？反對黨尤其是作為全國最大反對黨的社陣為什麼會敗下陣來？的確，從玻、吉、彭、柔四州的候選人提名角逐中即可看出，除了少數地區有泛馬回教黨，人民進步黨及獨立人士加入混戰外，其餘絕大部份的選區，尤其是在彭亨和柔佛兩州的絕大部份選區中，幾乎就是聯盟和社陣兩黨的對抗戰。也因此，人們都把目光注視在這兩黨身上，勝敗的問題主要也針對這兩黨而發。

從多方面的探討和觀察，對聯盟的獲勝，社陣的受挫，其主要原因有如下的幾方面：

第一，聯盟有「最高指揮部」及充足的競選基金。

大家都知道自從去年全國性的市議會競選，聯盟在許多地區受到挫折以後，對於今年的全國性地方議會選舉，便小心翼翼地早有所提防及準備了，因此，在選舉前夕聯盟的最高當局成立了一個以林瑞安醫生為主席的地方議會選舉「最高指揮部」——地方議會選舉委員會，其委員是：謝添瑞、林熙鴻、陳東海、李孝友、曾崇文、英仄佐哈里、英仄胡申勞丁、哈芝阿都加立、古特星。由他們全力負責處理及指揮全國各地的地方議會競選。至于競選基金方面，據說聯盟曾經籌措了八十萬元，由此可知其經濟充裕的程度。

反觀社陣方面，在許多地區，社陣的組織雖然極為嚴密，但是由于它缺乏全國性統一的策劃。因此，有些地區却又顯得極為鬆弛。至于經濟方面的比較，用柔佛州社陣中委兼州立法議員蘇錦祥的話是最好的說明，他說，「聯盟所以能夠贏得多數席位，乃用經濟攻勢，在宣傳上佔了優勢。而社陣連請人放電影的錢都沒有。」（1962-6-1 星洲日報）

第二，往昔地方議會絕大部份為聯盟所控制，提名時很多又不勞而獲。

正如馬華公會中央宣傳主任曾崇文在告選民書中所說，聯盟「不但掌握了中央政府、州、縣、市的執政權，而且還掌握了全國九十多巴仙的地方議會執政權。」（1962-4-23 星洲日報）是的，往昔的地方議會絕大部份都是在聯盟手中，而在這一次全國性的選舉提名中，

（轉入第七版）

略論聯邦地方議會的選舉

·接第六版·

在許多選區聯盟都未遇敵手而不勞而獲了許多議會的執政權。例如：單單在柔佛一州的九十一個議會選舉提名後，聯盟便在全無敵手的情況下，不費吹灰之力而囊括了二十五個地方議會的執政權。因此，聯盟大可夾着這一戰勝的餘威而聲勢赫赫大事向各地選民宣傳及作「心理上的進攻」，這對選民投票的心理實有極大的影響。

在社陣方面，除了在柔佛州的新邦冷金不勞而獲得八個席位掌握了執政權之外，其他的每一區的一個席位的勝利，都是靠苦幹、苦拚才取得的。

第三、選民的政治覺悟不高。

很明顯的，如果拿鄉村的選民和城市的選民的政治覺悟作一比較，那麼立刻可以發現，鄉村選民的政治覺悟實遠比不上城市的選民的。

聯邦選舉委員會主席端哈芝阿巴加里，曾向記者透露稱：「在若干地方議會選舉中，由於地方太小，居民絲毫不感興趣，竟沒有競選，選舉委員因之被迫發出第二次的選舉令，在吉打州第一個地方議會選舉中，甚至於議會的全部席位沒有競選，結果，聯盟派出所需的全部候選人，辦理提名手續，因無對手，而寫意地控制了整個地方議會。」（1962—5—30星洲日報）

柔佛州社陣中委兼立法議員蘇錦祥，在總結這次社陣在地方議會選舉失去許多席位的原因時曾經指出「社陣所以失敗，純由人民的政治覺悟不高，例如社陣所提出指責聯盟政府修改憲法及林連玉公民權被褫奪，都是當前社會不合理的問題，而人民却漠不關心。」（1962-6-1星洲日報）。

此外，柔佛州社陣分部主席魏利煌醫生，對於鄉村人民政治覺悟不高的根源，在「讓我們再考驗一下我們的實力」的這篇文章里，曾有深入的說明，他說「……他們今日的拔扈是全仗使人想起仍有餘悸的「緊急法令」。及今日的「內部治安法令」。經過百多年的統制，那些知識水平低落的村民，已成為政府的「神經戰術」的俘虜。總之，馬華馬青在村鎮能夠得勢並不是他們具有羣眾基礎，而是由於村民們恐懼政府的壓制，如：「警察、鎮暴隊、特務、馬青環繞全村的大遊行等，生怕反抗他們有可能招來橫禍。經濟的壓力，甚至會喪失全家生活的保障，所以只好「逆來順受」！」（1962-6月份火焰報第五版）。

從以上各人的談話中，實足以反映出鄉村人民政治覺悟的低落及其根源，這對於一向來就掌握絕大多數議會控制權的聯盟來說，當然佔了上風；而對於剛在這一兩年來

才向鄉村進軍的社陣來說，確實是一種嚴重的要脅，要取得鄉村人民的全力支持，社陣尚有必要下一番「苦功」！

第四、社陣執政的地方議會遭受到為難。

由於國議會，州議會及市議會都是由聯盟政府所控制，因此以往社陣雖然掌握了許多地方議會的執政權，但是它却遭運到了重重的困難，尤其是經費方面更有「捉襟見肘」之感。這樣對於所提出計劃的推行，必然要受到阻礙，也因此，難免要引起一些不明真象的村民的不滿，這對於社陣再次爭取選票就給打了一個折扣。

對於這個問題，我們可以拿馬華公會宣傳主任曾崇文及柔佛州社陣分部主席魏利煌醫生兩人的分析來作一對照。

馬華公會宣傳主任曾崇文在為地方議會選舉告選民書中的一段說，「本邦的中央政府，以及幾乎所有的州，縣市政府的執政權均在聯盟的執掌中，地方議會如果也由聯盟執政，在整個行政系統上……也必能發揮最大的效率。反對黨的議員們，在議會中都是只重政治宣傳，而不務實際。

……但如讓其成為執政黨後，那些空中樓閣式的「美麗計劃」縱使在地方議會通過了，當呈到縣或州政府那兒時，……又怎能得到有責任的政府批准呢？」（1961—4—23星洲日報）。

柔佛州社陣分部主席魏利煌醫生說：「社陣十二個執政的地方議會會體驗到如「啞子吃黃蓮」的苦頭。我們符合民意的良好計劃，及對村民有益的建議，很多都無法給予實施。時常遭受到縣當局或州政

府百般的阻撓。預算案被削減，津貼遲遲不發下來，使到許多良好的計劃不能實現。因為這樣，在某種程度上，有些不大了解真象的村民對我黨感到不滿。」（1962年6月份火焰報第五版）

從以上兩段談話的對照中，無論如何，我們的確可以感受到，社陣僅僅是在地方議會中執政，大有「巧婦難為無米炊」之苦頭。

第五、選區的劃分及選民冊被刪改。

關於選區的劃分及選民冊被刪改的問題，柔佛州社陣中委兼州立法議員蘇錦祥曾大表不滿地說：「在劃分選區以前，社陣分部全不知情，連選區的地圖表也未見過，而選區的劃分是在暗中進行的，這種情形之下，當然是對聯盟有利。」「有許多非住在選區當地的選民較早前均將居民証更換移入選區，但是，他們本身根本沒有住在選區內，這樣，聯盟又佔了不合理的優勢。」（1962-6-1星洲日報）

前社陣執政的柔州邊加蘭四灣島地方議會主席朱水榮，也曾為選民冊問題發表聲明，他說：「五月三十日為四灣島地方議會競選投票日……好些擁有公民權者，由於在選民冊上無名，以致無權投票……」他又說，「我要在此澄清，地方議會根本就無權過問選民冊刪改的問題。實際上選民冊是聯盟政府所設立的選舉委員會的職權範圍。」（1962—6—7日星洲日報）

雪蘭莪州蕉賴九支勞工黨支部主席江寅順也曾為選民冊被刪改事發表談話，他說，「在此次蕉賴九支地方議會為選舉而登記的選民冊中，該黨曾發現有許多并非住在轄屬選區內之人士……此舉顯然乃與

津地方議會選舉法令有所抵觸者，是以該支部曾經……將情向雪州選舉當局投訴，并提出抗議。」（62—6—15日星洲日報）

根據以上各人的談話可以看出，他們的意思是指選民冊被刪改選區被重新劃分的結果，是支持社陣而本來有投票權的人却變成沒有機會投票；支持聯盟而本來沒有投票權的人却變成有機會投票。這樣一來，當然被聯盟佔了「不合理的優勢」。

不過，事實是不是如此，其中的真象如何，選舉委員會實應立刻進行調查，以便對選區的劃分及選民冊被刪改的偏差立刻進行矯正。否則，這將是議會民主政治的諷刺，也是議會民主政治的恥辱！

結語

在全國性的地方議會選舉尚未結束之前，如果要來對其結論做文章，則未免言之過早。

不過，在對這次全國性地方議會選舉的意義以及競選的部份揭曉作了一番探討以後，我們至少可以認識到以下的幾個要點：

首先，我們可以看到，我國的議會民主政治是在不斷地向前邁進。人民已由不關心地方議會的選舉而目前開始逐步地關心。地方議會的選舉已歸入選舉委員會的管轄而地方政府已成為整個國家行政組織的一環。同時，慶幸這一次全國性的選舉並沒有打鬥事件的發生。這都是民主政治向前發展的說明，不過，對於劃分選區及刪改選民冊而造成「不合理的優勢」的「污點」則應早日矯正及剷除。

其次，從這次全國性選舉的部份成績揭曉可以看出，絕大多數的地區都是政黨與政黨的爭奪戰，獨

立人士參予角逐的地區不但少而且難有獲勝機會。除在柔佛州僥倖地得到兩個議會的執政權外，其他地區則難予問津。由此可以肯定，在往後的選舉鬥爭中，必以政黨為主角，信仰不同，戰鬥的界綫也分明。所謂獨立人士的中立勢力是不會有所作為的。

再次，從這次波、吉、彭、柔四州的競選成績看來，聯盟在鄉村的勢力，仍然是相對的強大，而社陣仍然是處于下風。自從我國第一屆國會大選以後，社陣即宣示要向鄉村大力進軍，而在這次地方議會與聯盟的角鬥中，許多選區雖名落孫山，但其票數與聯盟的則頗為接近，這正說明了社陣在鄉村的勢力，已在逐漸膨脹中，但是，這並不說明社陣已盡了最大的努力，相對地說，它在鄉村區的工作仍然還是做得很不够的。

如果它準備在來屆的市、州、國議會的大選中同相對強大的聯盟作一全面的較量，那麼，目前則有必要加強領導，鞏固組織，再接再厲而名符其實地大力向鄉村進軍！否則，未來是難與聯盟問鼎天下的。

最後，俗語常說：「勝敗是兵家常事。」這番選舉部份成績揭曉後，聯盟是勝了，社陣算是敗了。但是議會民主制度的成功與否，是決定於取勝的政黨是否為民服務，而不在計較黨及個人的得失。民主政治的意義是在取勝的政黨能夠通過和平民主的途徑去真正實現它在選舉前向人民許下的諾言。

基于此，「勝勿驕，敗勿綏」，誰是真正為我國人民服務的政黨，誰能夠得到人民全力的支持和擁護，真正的考驗還在未來！

1962年7月7日完稿

商人也要反對大馬計劃

（接第五版）

商會就會為爭取公民權而作出了努力。目前，民族商人階層是不會眼睜睜地看見自己辛辛苦苦爭取得來的權益，為一般沒落政客所葬送，從而造成以後對自己經濟利益的種種打擊。

從經濟利益來說，任何有認識的民族商人是會支持大馬計劃的。但是，不支持大馬計劃並不等於他們就真正站到反大馬運動的陣營來，他們可能保持中立態度。因此，民族商人階層是否參與或繼續堅持反大馬運動，在極大程度上是要看作為反掉大馬計劃的下一步棋，即一九六三年星英憲制談判中我們所提出的爭取更大民主權利的主張，是否符合他們的要求。人們早已一再地指出過，一九六三年星英談判中爭取更大的民主權利是符合星洲全民利益的。當然，更大的民主自由權利是對於民族商人有利的。在過去，就因為我們在國際貿易上缺少這麼一項自

主權利，我們無法改變我們貿易的方向，我們無法與一些平等地對待我們，採取互惠互利貿易政策的國家進行貿易。結果在國際貿易上，我們處處吃虧。事實上，在膠價上，我們也挨過美國拋售戰略物資的悶棒。這種損人利己的作為，如果我們自己擁有貿易上的自主權，我們是可以全部或部分地避免掉的。從本邦內部情形來說，過去，本邦民族商人階層也因為在政治上缺乏更大的民主權利，而處處吃了其他代表着外國權益的競爭者的虧。

再說，如果大馬被反掉，一九六三年星英憲制談判又成功，我們有了更大的民主自由權利，我們是可以站在更加有利的地位與聯邦政府商討星馬共同市場問題，從而可以避免我們在這項談判上由於政治權利的不平等所造成的經濟權益的不平等，我們可以

與一些實行互惠互利貿易政策的國家。進行貿易，從而擺脫對於那些施行損人利己貿易政策國家的依賴。對於我們的民族商人來說，是有利的。

我們在上文便會一再地指出，政治權利是經濟權益的有力保證。與大馬計劃葬送星洲人民政治權利的勾當相反，一九六三年星英憲制談判所要爭取的，都是更大的政治權利，從而也是對本邦人民（包括一切工商業人士）的經濟權益的更有力的保證。

顯然的，任何有認識的民族商人，都應該積極支持反大馬運動，為爭取更大民主權利而作出努力。那些大馬計劃的推銷者，幻想創造一些經濟上的神話來迷惑民族商人或偽造一些民間輿論從而造成人民以為民族商人將支持大馬計劃的錯覺的種種陰謀鬼計，將無法得逞。星洲民族商人亦將支持反大馬運動！

短評

論政治破產

報窮司

商場失意而致傾家蕩產者叫破產，星加坡的西方民主政治實施至今僅歷三屆，第一屆是官委的進步黨黨徒們的胡孫技倆，第二屆是半民選的勞工陣線政客的戲耍的貪污無恥的投機事業，第三屆則是掛羊頭賣狗肉的反動黨等客串業餘政客。

僅僅三屆的西方民主政治，屆屆出現政治破產者，充份暴露出所謂國會民主的眞面目。進步黨黨徒們所耍的技倆是在當時政治氣壓極低，人民力量甫被殖民政府掃蕩後呈現極其沉寂的局面時，由殖民政府扶植而起的應時作品。繼而人民覺悟性的提高，迫使殖民地政府不得不粉飾其殖民狀態，於是勞工陣線以其騙取工人信任的登龍術而粉墨登場，稍後就把人民利益一古腦兒拋在九霄雲外，大作其反人民的生意，周瑞麒，林有福等臭名遠揚，最後不得不施展強力鎮壓的政策來威嚇，但畢竟被人民的力量掃下政治舞台，周瑞麒只不過是枉死城中的替死鬼而已。

一九五九年，人們把一切新希望托于標榜社會主義立場，公正，民主，進步，平等，和平的人民行動黨，於是工農大眾嘔盡心血，日夜奔跑，冀望着行動黨執政，更爲着新政府的上台而高興歡呼。但畢竟嚴酷的事實在短短的兩年後完全暴露，工人農民羣衆是白費心機了，人民在還沒有事先得思想準備，行動黨政客們叛變了，叛變了人民的立場，違背了他的諾言，叛變得那麼可怕，那麼驚人，那麼令人切齒痛恨！

是的，沒有做好思想準備，沒有認清行動黨的本質，而給予行動黨評價過高，寄望過大的人，是會失望更大，打擊更大的。所謂「爬得越高，跌得越重。」是不謬的。

事實上，這問題教給我們一個眞理——必須看本質。行動黨業餘政治演員們早就在其黨成立開始就有其反動的本質，他的成立也不過包含着「趁火打劫」的因素，趁着星洲沒有其他能夠代表民衆的政黨而掛出民衆政

黨的幌子，（這是行動黨第六週年紀念特刊中「公開革命」文中的精神）。

今天，行動黨演員們落魄了，失魂了；當然，他（她）們所表現的也自然醜態盡露，本色無遺了。在立法議院，在公開演講場合都一一顯現其各行業技倆。政治壇上出現了多姿多采的破產政客們的大平賣，大拍賣的熱鬧局面，政治破產的一幕展開了連綿不斷場面。

政治破產的事實，不只新加坡而已，全世界各個角落的人民都在不同的角落給其本國的投機政客，耍弄民主的小丑們嚴重的打擊。蔣介石，岸信介，李承晚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繼希特拉，墨索里尼的新的歷史罪人，新的政治破產者的嘴相。本邦的李光耀，吳慶瑞，拉惹勒南所表現的「小丑跳樑」姿態，不過是政治破產的角色形態的一體化。

但是，有一個事實必須認清的，本邦三小丑的政治破產後所採取的反動手段，是吸收了全世界反動手段的精華，而加以精心提煉的傑作，因此它的狡滑，毒辣，欺騙性和危害性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

然而，什麼因素促成行動黨政治演員們的政治破產呢？芳林補選嗎？安順補選嗎？答案是否定的。芳林、安順的補選所致使行動黨的失敗不是眞正的因素，芳林、安順的補選只不過表現出民意的傾向，民意的不滿行動黨政府的行政措施而已。眞正的原因是在於行政措施中所採取的改良欺騙手段的思想本質，是小資產階級政黨沒法澈底改善人民生活而運用的欺騙手法；所以欺騙手法的表現只是形式上的促成其反動，而眞正促成其反動的是這政黨在擬定一切欺騙手法時的思想體系——小資產階級反動的意識形態。

人民的不滿表現在芳林，安順以及在多次的場合中，這就決定了行動處在徬徨不知所措的三岔路口；這三

岔路口是行動黨一個歷史轉捩點——投靠人民，加強反殖或是投靠殖民主義，鎮壓人民。但事實畢竟殘酷地証明了：小資產階級的兩面性在這裏清楚地劃清了，行動黨看不見人民的力量，只看見英殖民主義力量的強大和反動派的力量，這在反人民以前多次的場合中，李光耀一再強調「盲動將造成憲制危機」，這種顧慮論調不能不說是行動黨的妥協本質的具體表現；進一步地增強了它的投降反動，依靠反動政權的可能性。再加上不能滿足人民日益提高的政治覺悟，政治要求；以及人民的經濟生活水平，於是在怨聲四起，民怨沸騰下，行動黨領導層的統治利益和人民的集體利益起了決定性的矛盾，政治破產者因失意走上頹喪，瘋狂掙扎的程度是可以預料的。

行動黨頭子們絕望的時刻，採用了自己都承認是獨裁的手法是不值得驚奇的，必須指出，西方議會民主制度到了今天，已是面臨嚴重的危機，議會民主的欺騙手法隨着投機政客的日暮途窮，加以一手摧毀了。

全民投票各項條文的不合民主，大馬計劃及假合併將被強硬的實行，一切的一切都說明政治破產者企圖挽救其政治生命，今天的反對全民投票法案，反對大馬計劃，反假合併是整個反殖運動的重點，反殖的另一高潮。現階段星洲人民與行動黨集團的矛盾已不是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行動黨集團的全面反人民，依賴殖民地統治者，作殖民地統治者的馬前走卒已經和廣大的新加坡人民樹立起不可調和的對抗性矛盾，這是必須認清楚的。政治破產者的破產公式：偽裝——欺騙——恐嚇——污蔑——直接獨裁——鎮壓，雖然在目前仍然能夠最後取得暫時挫折人民力量的效果，但並不是長遠地能夠鎮壓人民力量；「壓力越大，反抗力越強」的眞理以及日益提高質與量的人民是會在短期內恢復反殖元氣的。強蠻鎮壓不過是統治者在自掘墳墓。

政治破產者的手段雖然一屆比一屆高強，但是我們將騎馬看書——走着瞧；俗語說得好：「但將冷眼觀螃蟹，看你橫行到幾時。」我們是有信心的看到人民的力量將在不久的將來把政治破產者一個個地掃進他們祖先——希特拉的墳墓。

砂拉越人民的政治覺悟，隨着反對殖民主義運動轟轟烈烈的進展而日益提高。廣大的人民羣衆已經被組織被動員起來，參加到這個羣衆運動的隊伍裏。砂拉越人民通過了各種形式，反對英殖民統治，要求實現祖國自治獨立的願望。

人民反帝反殖的力量不斷的強大，砂拉越的殖民統治者絕對不會坐視這種對他們不利的政治局面的繼續發展。殖民主義者也必將更瘋狂地極盡其能壓制人民反殖力量的成長，瓦解人民的團結，打擊爭取自治獨立的運動，以便繼續維持其統治地位。

爲了方便打擊反殖運動，去年，砂拉越殖民主義者控制下的國會在成千成萬的人民激烈的反對下，強蠻通過了非常不民主的「居留地限制法令」來補助實施幾年了的「不需要人士法令」，以便更澈底地剝奪人民的基本自由權利，和鎮壓反殖運動；因此殖民地的民主，在砂拉越已經奄奄一息。根據「居留地限制法令」規定，砂拉越政府可以任意剝奪任何一個砂拉越人民的政治活動權利，和發表演論的權利；並且可以限制他的就業範圍和居住的地方。在「不需要人士法令」下殖民行政官員輔政司，隨時可以下令驅逐包括在砂拉越出生的人民，只要他認爲那些人士是「不需要的」。

自從東姑提出大馬計劃以後，砂拉越人民的反殖運動更加蓬勃地展開，可是英殖民主義者完全置民意與輿論于不顧，而且還在今年初連續和迅速地通過了爲砂拉越各工團所激烈反對和三萬工人爲之而簽名反對的「職工會修正法令」，以及爲砂拉越人民所不能容忍的，爲人民聯合黨所猛烈抨擊的「新公共安全法令」，將人民在「不需要人士法令」和「限制居留地法令」下尚存有的少許的政治活動權利，悉數剝奪光盡。「職工會修正法令」，重重的限制工團的會務活動，促使工團面臨

被瓦解的危機；新的工團和統一組織的總工會，在新條例下要獲得註冊的可能幾乎不存在。修正法令已經嚴重地打擊了砂拉越民主的職工運動，并威脅了民主職工運動的正常成長。至於「新公共安全法令」則與馬來亞的「內部安全法令」第一部的內容沒有什麼差別，一樣的不合理與恐怖。還有「新聞出版條例」及「新教育法令」的實施，致使人民的言論出版自由權嚴重地遭受剝奪，民族教育的發展受到多方面的阻難，甚至面臨被消滅的危機。

多如狗毛的律令，好像鐵刺的鐵絲網重重環繞着砂拉越人民的身旁，使他們動彈不得，只要稍微一轉身就要被刺的肉裂血流。在這些層層的法令極森嚴的限制下，砂拉越人民所熱愛的所追求的民主，自由，已經被政府判處死刑，套以絞繩絞斃，而成為游離的幽魂。

殖民主義者一方面大批地出產限制人民行動的律令，另一方面以政治部的廉價資料，利用掌握在他們手中的宣傳工具，如電台和報章大量誹謗砂拉越的反殖運動受地下共產黨控制，地下共產黨指揮；污蔑反殖運動的戰士爲共產黨的外圍成員，以恐嚇人民，使人民說離反殖隊伍。

在大事污蔑以及剝奪人民基本自由權利的法令上作了一番工夫之後，砂拉越的殖民政府，便準備以掌握在他們手中的統治工具——軍隊，警察，監牢，法庭等向砂拉越人民採取橫蠻的攻勢。在六月下旬，政府分別引用「不需要人士法令」和「居留地限制法令」逮捕了七位反殖的堅強戰士，開始向反殖運動進行橫蠻的進攻。被拘捕的人當中，有四位是砂拉越強烈反殖的政黨（人

民聯合黨）的領袖。他們已經「誓死效忠砂拉越」且對聯合黨矢志在最短的時間內完成砂拉越自治獨立之工作表現強烈的願望。砂拉越人民的人身基本自由權利面臨

着嚴重的挑戰。殖民政府除了已經放棄所謂民主的信譽之外，更進一步地違背聯合國的人權憲章，侵害砂拉越人民決定自己國家前途的神聖權利。因此人身自由權利在砂拉越已形同行屍走肉。

砂拉越政府這一次扼殺人權的行動，只是強力壓制反殖運動的開始，隨着反對大馬鬥爭日益高漲，類似的人權的侵害將毫無懷疑的會繼續發生。因此，反對殖民統治與維護人權是分不開的，這次的事實再一次的証明了在殖民統治下，人民的人身自由權利，完全失去保障；雖然殖民主義者是高唱人身自由權利者，但事實上人身自由權利就是被殖民主義者剝奪的。因此只有堅決反對殖民主義，澈底地剷除殖民主義，人身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利才能得到保障。

殖民地政府在人民堅決地反抗下，強硬地通過的法令是在橫蠻地鎮壓新生的反殖運動，這種預言已經完全被証實了，這說明了砂拉越的殖民政府已經脫下民主的假面具，露出原形。

儘管砂拉越政府揚言：欲扶植人民，通過民主的方式走向自治獨立，但是，今天的事實却充份地揭穿了它的謊言；更說明了殖民主義者是無意讓砂拉越人民取得自治和獨立的。因此，砂拉越人民要爭取自治獨立的實現，是要經過迂迴曲折而且艱苦的鬥爭；今天儘管殖民主義者是如何橫蠻，也不能打擊砂拉越人民爭取自治獨立的實現的信心。殖民主義者採取這種絕望的政策，唯有激起砂拉越人民更加堅決地反對殖民主義。

「民主」、「自由」在砂拉越

張運華

糖衣裏的毒藥

—刑—

評全民投票的問題

全民投票這個課題可以說是現階段政治的焦點，對於全民投票法案的爭執，可以說是達到了相當熱烈的階段，反對全民投票法案的呼聲日益高漲，反對黨不論左或右都極力的攻擊政府提出的法西斯式全民投票法案，星加坡人民經已在反法西斯法案的基礎上團結起來共同行動，這可以說是目前反假合併運動的一個特點，人民力量的日益強大反動的政府不得不比法西斯更法西斯，所以在反全民投票法案的工作上，我們決不可過份急躁，妄於勝利，在反假合併工作上必須按步就班，穩步前進，除了採盡各種形式反法西斯法案外，更要努力於向全民展開深入的宣傳，使全民不論男女老少都能清楚認識到法西斯法案的陰謀及假合併，大馬計劃的危害性。

執政黨所提出的全民投票法案，根據政府的意思是為讓人民有機會表達他們對於合併的看法，也就是贊成或不贊成行動黨（執政黨）的合併。但是政府當時提出的原意却在人民反假合併的越趨激烈的情形下，就三轉五變，最後竟拋棄當初的諾言，通過這樁法案。因此，單單從政府本身的拋棄諾言，就可以看出目前的所謂全民投票法案終已失盡「全民投票」（實應為全民複決）的意義，在執政黨的絞盡腦汁，出盡鬼計的主使下，它已是十足的法西斯式了，如果說李光耀比戴高樂聰明的話，那麼，戴高樂就比李光耀老滑沉重得多了。

全民複決的意義除了給予人民一種對議會通過的法令或各種問題表示意見外。更進一步的，如果這種意見的表示與議會通過的問題相背的話，即是人民否決了議會通過的法令或其原有的議決或各種問題，那麼議會必須解散而舉行新的選舉或放棄原有議決。如果人民所否決的問題是針對政府的話，那麼政府必須辭職以謝世人。所以全民複決是表決議會所通過的問題。更重要的是這種表決必須讓人民具有選擇表達意見的自由，這就是西方民主所強調的三種表現形式：贊成、反對或棄權，譬如「要」或「不要」及棄權，或「是」和「不是」及棄權，這種選擇表達意見的基本自由權力去掉的話，全民複決就不成爲全民複決，民主就不成爲民主，試想立法議會開會如果只能有贊成不能有反對或棄權的話，立法議會那又何必召開呢？沒有了表決的自由和表達意見的權利，那麼全民投票就是非全民投票而是強制的法西斯暴力作後盾的實力政策，爲希特拉所望塵莫及的法案。

現在我們所面對的法案——「全民投票法案」，根據政府談話是所謂「一般性」的，但在各方力量的猛擊底下，執政黨不得不在由政府自己暴露的聲明說：「政府已在立法議會裏明白宣佈：有關空白票的條文僅適用於這次全民投票。」這種自我表白難道還能說得更明白嗎？是「一般性」的還是專爲通過假合併的？我們並不是三歲小童，難道不知道星洲一向來就沒有所謂人民複決權嗎？難道我們星洲人民對於人民複決毫無認識嗎？即使這項法案的提出不爲通過合併白皮書，而是所謂一般性的話；那麼用在合併白皮書這項問題，就得把立法議會通過的白皮書提出來直接問人民要或不要，讓人民有說要，不要和棄權的三種權利，這種表決的基本常識，甚至小學生讀公民就已經懂得了。

一般的推測，行動黨政府的寡頭們，將會提出兩個問題，一個是議會通過的白皮書，一個是行動黨的所謂「完全合併」（檳馬式合併）。這兩個問題都是人民所不要的，都是臭到發酸的東西。提出議會通過的白皮書讓人民複決不是很簡單麼？爲什麼又多提一個歪曲了人民本意的合併主張呢？又爲什麼單單只提出社陣的主張呢？（雖然是被歪曲了）難道別的政黨：人民聯盟、工人黨、自由社會黨，沒有合併主張嗎？可見這裏邊大有文章，行動黨人雖然習慣於毒藥外加糖衣，但是人民對於醫藥知識並不太膚淺，行動黨人是怎樣的歪曲別人的主張呢？讓我們回憶一下吧！1961年8月28日社陣發表一篇提爲「我們的合併立場」的政策聲明，聲明里指出了該黨的合併主張：「即刻實現完全的，真正的合併。新加坡像檳城和馬六甲一樣，成爲聯邦的一個州。（二）與聯邦組織「邦聯」政府。新加坡作爲邦聯下的一個自治單位（如果可能，北婆三邦也可加入）……」，「……跟其他十一州一樣，成爲聯邦的一個組成部份，新加坡公民自動成爲聯邦公民，按人口比例選派代表出席聯邦國會。新加

坡應當舉行新的大選，讓人民來一次公開決定……。」社陣的合併主張是明明白白的提出，但是行動黨却加予歪曲說檳城與馬六甲式的合併將使星洲的非本地出生公民喪失公民權，說成比他們的不三不四合併還要糟，這種存心歪曲，「斷」章取「義」的大胆法西斯作風，希特拉在九泉之下可要大嘆不如了。小學生都懂唸一章書，必須一氣貫穿，上下相連；行動黨人難道不懂嗎？如果我們接到一封「愛人」的回信，說：「我願意和你結婚，共同生活；但是，你必須頭上長角，屁股生條大尾巴！」這一看，明明是封拒絕婚姻書，但是如果依行動黨人讀起來，那不就是對方願意嫁給他了嗎？因爲只讀上文，下文可「斷」章！請別耍花腔吧！

合併的先決條件公民權與國會代表權是不容歪曲的，所謂檳城與馬六甲，只是舉例說明真正合併必須跟其他十一州一樣；翻開馬來亞歷史來看，我們只能看出1946年英殖民部提出的白皮書，成立馬來亞聯邦（Malaya Union），建議把馬來半島的九邦改爲九州，再由九州與檳城，馬六甲二海峽殖民地組成馬來亞聯邦，新加坡則保留爲英國的直轄殖民地，而這份白皮書目的在分離新馬兩地，實行分而治之的政策，方便英殖民主義者的統治。而行動黨人硬硬將別人的合併主張指爲1948年的星馬分離，馬來亞聯邦組成時的所謂「檳城與馬六甲式合併」，於是便胡指星洲一半公民將喪失公民權，只有星洲出身者才能成爲合併後的馬來亞聯邦公民；行動黨人的歪曲主張，捏造謠言惑衆取巧的卑鄙行徑，豈非讓希特拉本人遜色了。

當時的馬來亞聯邦的組織，遭受全馬人民的堅決反對，不論在星馬分離這點，就是在公民權這點上人民都據理力爭，那個時候是處在英殖民地直接統治之下，而今天馬來亞聯邦已經獨立，而星洲也獲得自治了，行動黨竟用爲搖劍牌

，死死用來引証作爲歪曲別人的主張。現在是1962年我們的合併是要新加坡公民自動成爲聯邦公民！

行動黨人光天化日衆目睽睽下的盜劫行爲，配上劫後的花言巧語，竟以爲別人拆不穿他的西洋鏡，但是行動黨人的苦心歪曲到底存有什麼目的呢？我們知道，全民複決的中心焦點是問題的提問方式，而我們經已在上面強調真正的合理的全民複決是將議會通過的東西提給人民表決，問題是單一而簡要的。行動黨人在提問方式上下苦功，妄想練出仙丹，混亂人民的視線，餽亂人民對合併的看法，企圖混水摸魚，而在無自由選擇的情形下，宣佈人民完全支持議會通過的合併白皮書，他們妄以爲這樣便會使人民對合併的看法模糊不清，於此尚不足，他們還怕這樣實施了「成功」的可能性很渺小；於是再宣佈規定空白票、廢票、不確定票也是支持政府。不管政府要如何的歪曲真正合併的主張，如何的製造「勝利」的條件；但是人民絕不會上當。

在表決問題的提出，行動黨人三變四變，從讓人民有說「不是」或「不要」到只能贊成不能反對，充份明說行動黨已完全明瞭自己將無法取得人民的支持，而只好作最法西斯的行爲，硬硬使全民投票實行，於是他們的假合併才能實施；行動黨將全民投票法案作爲一支得力的支柱，妄想這支柱能使他們渡過難關，但在人民的團結反對下，這支柱已搖搖欲墜；因此我們必須提高警惕，作好思想準備，法西斯者是不會輕易放棄「機會」的！

現在，提問已明瞭了，不出預料之外，它的兩個問題逃不出上面所分析的，除了第一個問題外，第二個問題只是做了文字的調整，顯出行動黨人在文字上的苦功，讓我們看看這個問題吧！「完全和無條件合併作爲一個州邦依照馬來亞聯邦憲法文件與其他十一州邦同等辦法」。這個問題初看還覺得似乎是真正的合併主張，但是我們必須注意所謂「依照馬來亞聯邦憲法文件」，這明明白白的只不過是將

「檳城與馬六甲式合併」的文字調整吧了！讓我們看看吳慶瑞在議會上的發言：「政府認爲要是星加坡與聯邦合併，依照任何其他州邦的平等基礎，那麼星加坡必須接受聯邦公民權法，在這種情形下，星加坡公民不是在本邦出生者將失去他們的公民權利。」按照這樣的分析，李光耀的動議的提問就不是真正的完全的合併，而是上面我們已經談過真正的合併是根據憲法第22條，聯邦政府必須讓所有星加坡公民自動成爲聯邦公民；而不是單單本地出生的公民。如果依照吳慶瑞的所謂依照聯邦公民權法，當然星加坡公民將喪失一半的公民權法。對於公民權，我們必須重申，如果是依憲法第22條的合併，星加坡公民完全可以不喪失合併後公民權的可能。

行動黨三番四次企圖在問題上製造模糊，但是不論他作如何程度文字上的調整，歪曲的本相是掩蓋不了的。

「依據馬來亞聯合憲法文件」，或許有些人會以爲這也不同樣可以解釋爲依照憲法第22條的形式合併嗎？這裏必須指出，這種模稜兩可的籠統文字把戲，是粉飾不了惡毒的陰謀的，讓我們看吳慶瑞在立院的一段話：「要是提出的選擇問題，是要求完全合併，使到新加坡公民自動成爲聯邦公民，那這將是一種錯誤的措施，因爲政府明知這是不能夠履行的，因此，這將是欺騙人民。同時，李光耀說星加坡公民只是用一塊錢買來的；行動黨人的這種調子，我們可以充分的斷定，行動黨反動政府是極端輕視本邦公民，因此決不可能提出什麼合理的問題來叫人民選擇的，任何對於行動黨人的企望將只有使自己吃虧。

我們要嚴重指出，以任何法西斯的行爲來強蠻通過希特拉式的全民投票法案，都不可能挫敗人民強大無比的力量。人民在反假合併鬥爭正日益高漲，力量越來越大，讓行動黨反動派經已戰的聲嘶力竭，快要進棺材了。因此只要我們在反假合併鬥爭基礎上繼續努力，做好團結工作；即使全民投票法案通過，付諸實施；而對我們來說特毫無恐懼，因爲人民必採取得最後勝利，而反動派必將滅亡。這是一個顛撲不破的真理！

從鬥爭中走向勝利的亞爾及利亞人民

（接第三版）

法鬥爭經驗，以及強大無比的力量抗擊一切反動的血腥恐怖行爲，迫使法殖民當局再也不敢違背法阿協定，只好宣佈在七月二日舉行有關民族自決的全民投票，投票贊成阿爾及利亞脫離法國統治而獨立的票數達五百九十七萬五千五百票（約佔99%以上），有效投票總數爲五百九十九萬兩千一百票。並在

第二天宣佈阿爾及利亞的獨立。一百三十多年的殖民統治和七年半民族解放戰爭便宣告結束。當地的人民情不自禁地在歡欣鼓舞，高喊勝利口號，成羣結隊的男女青年們到處舉行熱烈的慶祝。

從阿爾及利亞爭取民族獨立鬥爭而取得最後的偉大勝利雄辯地說明了一個真理：歷史永遠是前進的，任何人企圖違背歷史潮流

的自然發展必遭強烈而無情地抗擊，最終必告失敗的；只要廣泛地全面地組織和動員一切反殖民主義的力量起來，並向殖民主義者展開英勇不懈的搏鬥，最終必定獲得民族獨立、主權完整和領土統一的；而這一勝利必屬世界人民的勝利。

最後讓我們爲阿爾及利亞人民的勝利而歡呼，爲阿爾及利亞獨立而歡呼！

民主上綫台

海

談空白票與不確定票

白皮書第卅三號的合併建議是一份出資人民利益將星洲人民宣判為殖民地奴隸的判決書。

儘管行動黨寡頭及其御用文人怎樣指非為是，乾坤倒置，同時又怎樣美化醜態和粉飾現實，事情非常清楚，今天民主已上了綫台，自由亦坐了監牢，人民鬥爭所得來的果實將被奴才們雙手供奉給他們的主子。

或者行動黨寡頭可以說一兩句漂亮話，說什麼「捍衛民主，暫行獨裁」，而且他們亦可以編造一些什麼「共產黨人陰謀」之類的政治鬼話，而後再耍一兩套混水摸魚和捕風捉影的老把戲。不過那些畢竟還是有聲無影的東西，沒有人知道行動黨人這一大把廉價情報是如何得來，可是眼前的事實是行動黨已經走向法西斯主義的道路上去，我們知道行動黨充份的霸佔了廣播電台和控制各種言論機關，這一切都比所謂共產黨有利，難道還不足以壓制共產黨的顛覆嗎？行動黨之作爲只能說明他將徹底的走法西斯希特拉的路線。同時，假如今天政府是如其所言的誠心爲人民利益着想的話，爲什麼不敢面對人民呢？莫不是全星人民都成爲了共產黨人及其支持者不成？否則就是行動黨本身做賊心虛！假如不是的話，那麼任由行動黨怎麼也說不出一個道理來。

讓我們看看行動黨人在全民投票法案第廿五條所要的伎倆。那是一條多麼可笑的條文，也是一條

獨裁的條文

徹底暴露出行動黨人的法西斯主義面目。法案規定，在全民投票時，凡是投空白票和不確定票的都算爲贊成政府的票。這等於說，假如政府提交人民投票選擇的問題是無可選擇的話，那麼，那些贊成的固然算是贊成，而那些不贊成亦不反對的人亦變成了贊成的。這無疑是在教人不准反對政府的假合併建議。所謂合併問題要交由人民作最後決定又有什麼意義呢？不如叫人民盲目的表示贊成

，不表示意見的等於贊成，反對的是共產黨，不算數，這樣豈不可以堂而皇之地說，全民支持假合併，於是更可以舉行一個慶祝勝利大會。何必這麼辛苦地玩弄法律呢？

要知道儘管行動黨怎麼制定法律，假如它是違反人民利益的話，那麼從歷史上我們可以看到，人民是不會被屈服的。行動黨人企圖利用法律的外衣來掩蓋他們的非法行爲，這簡直是太愚蠢了，難道他以為這樣做就可以阻止人民繼續的鬥爭嗎？如果他是那麼想的話，那簡直就是天真的太可愛。殖民地政府不是制訂了緊急法令來壓制人民的鬥爭嗎？結果如何？人民有沒有被壓制而屈服呢？事實恰得其反，人民是沒有被不誠實和不公正的法律所壓制而屈服的。

或者李光耀可以說，這不是行動黨政府所願意的，這只不過是爲了答覆反對黨「可能杯葛投票或「胡鬧」，這等於說，行動黨亦承認第廿九條是不合理的，只是不得已才這麼做。事實上是不是這樣呢？讓我們再看究竟行動黨政府強硬堅持

增加第廿九條的陰謀

是什麼。易潤堂說那是爲了擊破社陣的陰謀，所以才在法案舉行第二讀時增加第廿九條，給社陣一個「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回覆。這些話固然說得很漂亮，可是我們要問，究竟是人民利益重要還是政黨鬥爭重要，今天行動黨政府爲了壓制政敵，不惜犧牲人民的利益，難道說這又是可以用那一套「政治鬼話」所能掩飾得了的事實嗎？無庸諱言，增加第廿九條完全是行動黨人的無恥陰謀。

這個陰謀很明顯，從事實上來看，法案提出第一讀時並沒有這一條文的規定，可是在辯論時，行動黨人已經在猶疑他的假合併之推行信心。原因很清楚：全民投票的提出最初並不是行動黨人所願意的，無奈在全民一致的反對下，迫使行動黨不得不在重新大選和全民投票的兩條道路上選擇後者。他們最初本想將錯就錯，乘機假造民意，可是他

們沒有把握。在立院辯論法案時，他們發現原有的法案並不可能使他們假造民意的陰謀實現，於是第廿九條就在他野蠻無理的情況下添增了出來。其主要陰謀就是要使他在假造民意的工作上穩操勝券，壓制人民反對假合併的基本權利；同時亦剝奪了人民在無可選擇的投票上表示抗議的權利。最後的結果，究竟空白票有多少是沒有人知道的。

由這裏我們就可以看出，一羣亡魂喪魄的政客，是怎樣在一個反動陰謀的促使下，安排另一個新的陰謀來置人民於死地，使他順利地達到其原有的陰謀。爲了急於求成假合併，竟把人民當傻瓜，想利用法律來欺騙人民，強迫人民接受出賣性的假合併。這點必須加以澈底的揭穿。

在反假合併的鬥爭前提下，反掉法西斯的全民投票法案是很重要的。爲了取得反假合併鬥爭的勝利，毫無疑問我們是不能和行動黨人在這個局部裏作無謂的周旋，既使行動黨人今天強行假造民意，雖然他是在法律的掩護下進行，但人民反對假合併和大馬計劃並不會因爲行動黨人假造民意後就結束，全民投票的結果並不可能宣判人民的鬥爭的失敗。相反的，今天行動黨人在這個小問題上作掙扎只能說明他們是在死亡的邊緣上喘最後一口氣，只意味着他們的陰謀已經面臨人民的宣判，他們是沒有信心了。不過，在我們人民這方面，又應該怎樣

繼續鬥爭

呢？對於全民投票的問題，我們又該怎麼去面對它呢？

關於這個問題的結論很清楚，今天的鬥爭意義是什麼呢？誰也不能忘記，我們爲爭取自由，民主和平等的社會是要經過長期的鬥爭才能實現的。反對大馬和假合併僅僅是長期鬥爭中的一部份，反法西斯的全民投票法案又只不過是反大馬和假合併鬥爭的最嚴重階段而已。因此法西斯的全民投票是不可能挽救行動黨的命運，行動黨也不必妄想能

在這個問題上擺脫他現有的孤立地位，也不可能再希望重新建立他的政治勢力，他已是一個死亡了的政治屍體，準備讓歷史的車輪從他的屍骸上碾過去吧了。

因此，人民當前的鬥爭任務是非常明確的：那就是認清長遠目標，團結各階層人民，在反大馬和假合併的工作上繼續鬥爭。在全民投票的問題上，獨裁者的法律是不能決定全民的命運，尤其當它是不民主和不合理的時候，人民是絕不會信服的。至於行動黨人妄想在全民投票法案上玩弄手段，想在提交人民選擇的問題上賣弄聰明，那是枉費心機的。難道人民還不清楚自己需要的是什麼？在這個問題上，人民唯有團結起來，澈底暴露行動黨寡頭在此刻所進行的各種陰謀，一旦全民投票被橫蠻地付諸實施，人民將只好被迫而毫不猶豫地採取一切抗議的形式。總之人民是不會沉默地對待行動黨寡頭們所採取的法西斯行爲。事實的存在畢竟要向行動黨人指出，法律上不論怎樣規定，它把男人當女人也好，把女人當男人也好，結果男人還是男人，女人還是女人。同樣的，撕毀選票或亂塗選票是非法，投空白票和不確定票是贊成，這畢竟還祇是法律上的解釋。若人民對這法西斯法案採取抗議行動，也正好告訴政府「法律」只不過是政治寡頭的兇器，它只能引起人民的不滿和反抗情緒而已。假如政府一味不理民意，硬硬強蠻實施法西斯投票，那麼他必須負起一切的嚴重後果。

基於此，我們今天的鬥爭必須再三認清我們的任務：我們反對全民投票的鬥爭是爲實現一個自由、民主和平等的長遠目標，這才是一個積極的鬥爭觀念。無論如何必須指出，反法西斯的全民投票的結果如何，並不能影響我們的鬥爭前途，也不能阻止我們反殖鬥爭的走向勝利，更不能摧毀我們爭取自由、民主和平等的長遠的鬥爭目標的實現。

全民總動員，擊破法西斯的全民投票是現階段的主要工作內容。

六二、六、廿九

美國又再鬧事

·頌·

中國調集大軍於福建省，美國動調第七艦隊到台灣海峽，蔣介石的特務在中國內地的加緊活動，以及蔣幫反攻大陸的叫囂。使沈寂了近四年的台灣海峽局勢，又緊張起來了。

回顧蔣介石於一九四九年帶着他的殘兵敗將，從大陸鼠竄到台灣建立他的「草山皇朝」，到現在已經十三年了。在這漫長的歲月裏，仗恃着美國的勢力，他還不忘於高喊「反攻大陸」，下了「剃鬚滅毛」的決心，要使「淪陷」了的大陸，重見天日。真是驚浪澎湃，也頗博得主子的青睞，從此，美援便源源不絕。

可是，中國在推翻反動政權之後，遂以醒睡巨人的姿態聳立在世界強國羣中。蔣介石在美國的扶持

之下，在台灣海峽掀起了幾次「危機」，美國甚至公然派遣第七艦隊在台灣海峽示威，封鎖中國海岸，試圖將中國的內戰擴展爲國際戰爭。但是，他們的侵略，在世界壯大的捍衛和平力量以及強大的中國人民面前一次又一次的被擊垮了。所謂戰爭邊緣的「和平政策」再也掩蓋不了其侵略陰謀了。不得已，美國好戰集團和蔣介石政權對於反攻大陸的熱望，只好化爲無望的幻想：他們幻想等待中國內部人民起義，然後裏應外合，一舉而滅之。所以，反攻的嘶喊雖然暫時消聲匿跡，實則在積極備戰。

想用武力侵略中國的企圖一次又一次的失敗了。於是蔣介石政權只好派大批間諜到內地去加緊活動，企圖從中國內部顛覆出來。正當

中國天災重重，農業欠收的時刻，全國都傾全力於防災搶救的洪流中，蔣介石集團以爲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他們認爲中國人民會在「飢餓」中起義，來迎接「自由」的戰士。所以，一方面特務們便在鄉間誘騙災民離開家鄉。另一方面加緊於全面進攻的準備。以爲這麼一來可以一舉而克敵了。可是就在這當兒，中國戒備起來了。這一來大大的出乎美國預料之外，驚赫了美國的當政老爺。美國國務院於接到中國調兵的消息之後，便連夜開會研究。第七艦隊也馬上有了任務。美國國務卿也忙着找英外相交換意見。美國當權的統治者着實緊張得不可開銷，忙過一陣之後，美國便通過駐華沙大使向中國威脅說：美國與台灣訂有聯防條約，所以有保

衛台灣，澎湖列島及其他有關陣地之義務。這種論調做爲出動第七艦隊到中國領海的解釋是再好也沒有的了。根據六月廿九日的消息報告，美國反對台灣反攻大陸，但是，如果台灣受到侵略，則美國將盡其義務。

根據西方通訊社的電訊新聞，中國這次的增兵，純粹是預防性的準備，而非在於向台灣進軍。由此可見美蔣集團早就做好了反攻的準備了。中國方面的軍事行動只不過是先人一着，將侵略者的陰謀又一次的揭穿了。

其實，美國的政策是盡人皆知的，艾森霍威時代的戰爭邊緣政策已够使人憎惡，肯尼迪總統上台後，更將戰爭政策全面性地推動。在這種戰爭政策底下，美國直接參與侵略古巴，然而得到悲慘的失敗。在失敗中美國沒有改變其政策，反而大量增加國防預算，積極訓練「特種部隊」以適合東南亞的游擊戰。甚至派遣軍隊到南越和泰國，名

譽上，這樣的出兵是維護這些國家的主權，可是，效果却恰得其反，美國又在這些國家種下了憎恨的種子。在寮國由於右派集團的一再失敗，美國不得不贊同組織聯合政府。在南越，眼見吳廷琰政權就要被當地游擊隊所摧毀，美國又一次的參加屠殺了。南越的游擊戰純粹是當地人民對反動政權的一種反抗，是一場內戰。美國參加進來，便是干涉內政，是侵略！爲了掩飾其在寮國的失敗，和在南越的罪行以及轉移人們對印支局勢的關注，蔣美集團便在中國沿海製造起危機來了。

中國與台灣政權的問題，我們認爲是中國內政問題，不論解放台灣或是反攻大陸，都是中國的問題，外國的加入，便是侵略。美國扶持一個淪落政權，在台灣海峽興風作浪，向一個擁有七億人口的強國進行挑釁，看着罷！失敗又在等着他。

東南亞人民繼續前進

云泉

1962年的上半年是東南亞各國人民的民族民主運動大躍進的里程碑，在這期間，東南亞各國人民的反侵略反壓迫鬥爭再次贏得了輝煌的勝利，其中最具重大意義的便是南越、緬甸和寮國的重大成就，這些成就把東南亞各國人民的民族民主鬥爭的前景照耀得更絢爛。也把豺狼成性的帝國主義者和腐朽專制的沒落政權震得魂飛魄散。

在南越，廣泛的人民羣衆終於突破美國的傀儡——吳廷琰集團的血腥專制統治而組織起全民性的「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綫」，向全世界頒佈了對內實行民主政治，對外奉行和平中立路線的政綱，政綱的主要內容包括下列幾項：

1. 尊重日內瓦協議，撤退美國軍隊；
2. 立即恢復和平，停止政治鎮壓，實行民主政治；
3. 解散現存國會，重新舉行選舉，制定新憲法；
4. 建立獨立自主經濟，改善民生，實行耕者有其田，與各國建立貿易關係，廢除官僚壟斷資本；
5. 對外實行和平中立外交政策，建立包括南越、寮國及東塞埔的印度支那中立地帶；
6. 實現南北越和平統一，反對侵略戰爭，積極保衛世界和平；

因此，今後的南越人民在解放陣綫的領導下將更有組織地戰鬥，直至最後勝利為止。

在緬甸，由於西方議會民主制度的徹底失敗，乃於4月成立了緬甸聯邦革命委員會政府，公佈了邁向社會主義的新政策，其中包括以下諸要點：

1. 革命委員會相信，受過近百年殖民統治的緬甸聯邦，唯有建立起沒有人剝削人的合理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才能將人從苦難中解救出來。
2. 由於西方的議會民主成爲某些偽裝者對沒有認識的大衆進行欺騙詭詐的一種工具，不可能實現人民的期望的合理社會，所以必須建立維護社會主義經濟的民主制度！
3. 爲了進行社會主義計劃，須將作爲國家命脈的生產企業（生產事業，分配商品事業，外國企業等）收歸國有，或組成合作社；
4. 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領導者應該是以各民族工人階級和農民爲主力，並和中等階級，民族資本家和忠於人民利益的人們攜手合作。
5. 現有的國防軍部隊，亦必須朝着保衛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目標前進；
6. 在國際上避免發生左傾或右傾的現象。

根據此種政策，無疑的，緬甸必定能夠清除以往的混亂政局而走上新生，成爲東南亞的先進國家之一。

在寮國，難產的聯合政府，畢竟擺脫了美國及國內反動集團的千百重阻梗而宣告誕生了，在羣情洶湧的壓力下，蓬安集團只好無可奈何地下野，讓中立派領袖富瑪領導寮國走上康莊大道。6月23日，富瑪向國內外昭示了寮國中立及獨立的七大原則，政府將無論如何都貫徹這些基本原則。

1. 在外交上堅決履行和平共存五大原則；
2. 在平等及尊重寮國獨立自主的基礎上，友邦各國（尤其是鄰邦）之友好關係；
3. 不參加任何軍事聯盟，不准外國設立任何軍事基地；
4. 不准外國對寮國作任何方式的干涉；
5. 使全部外國軍事人員退出寮國；
6. 接受無軍事或政治條件的援助，使

寮國建立起獨立自主，和繁榮的經濟。

7. 遵守爲寮國人民利益與寮國和平及中立政策簽訂條約及協定，尤其是有關寮國日內瓦協定，廢除違反此等原則的一切條約及協定。

就是這樣，寮國昂首步入一個嶄新的發展階段，使幾年來紛爭割據局面基本上告一結束。

上述三件收穫的出現，不但是越南、緬甸和寮國人民值得慶賀，同時也是東南亞各國的廣大人民值得雀躍的，因爲越南、緬甸和寮國人民的戰績大大地鼓舞了東南亞各國人民的民族民主鬥爭，明確的指示出東南亞國家未來必然的發展趨勢，使永垂不朽的人民事業更接近勝利的道路。

然則，越南、緬甸和寮國人民鬥爭的成就對東南亞各國有什麼重要意義？在這裏且讓我們概要地談談：

首先，越南、緬甸和寮國人民的成就完全顯現了東南亞各國的高度的民族覺醒，各國人民敏銳地分辨出祖國的真正的敵人，並通過實際的行動去暴露和摧毀敵人的一切陰謀。以往美國不斷在東南亞濫製反共陳詞，動輒將人民的民族民主的正義鬥爭染化爲所謂共產黨侵略，進行嚴重干涉和控制了各國的內政外交，使淪爲美國的半殖民地，然而，如今的各國的人民的雪亮眼睛再不會受蒙騙了。人民已經看清敵人的真面目，瞭解到所有的大大小小的紛亂，都是美國一手造成，要想掃除此種紛亂現象，則非抑止美國的干涉不可，因此近年來反美反獨裁事件在東南亞各地層出不窮，這便是人民醒悟的佐証。在南越，南韓及寮國，反美反暴政的鬥爭。空前高漲，今後，反動集團和外圍侵略集團再圖利用共產黨濫製的恫言來威嚇人民是根本不會奏效的，東南亞人民的高度覺醒將強有力的粉碎他們所有的惡毒意圖。

其次，這三國的成就也恰恰構成了一條東南亞各國所應走的共同的正確的政治道路，這條道路正是東南亞各國人民的民族民主鬥爭的指南針，毫無疑義的，她就是目前東南亞波瀾雲詭局勢中的燈塔。

這條政治道路便是：全面動員人民羣衆展開不折不撓的反侵略反壓迫鬥爭，以實現過度時期的中立民主政治制度，再進而爭取理想的社會主義制度的蒞臨。

無論如何，這條道路適合於悉數「落後的」東南亞國家，那些尚處於半殖民地地位的國家如南越，南韓，台灣等地，首先就必須奮勇抵禦外侵，反抗迫害，實現祖國的和平民主與統一。至於那些已經取得獨立的國家，則必須力求保全國家主權的獨立完整。不容外國侵略集團的絲毫損害，斷絕與一切軍事聯盟的關係，爲爭取東南亞地區的持久和平的實現而努力，在國內則必須進一步根除一切外國殘餘勢力及與其勾結爲伍的反動派，也即是說，這些國家應該沿着民族民主的政治道路發展，目前的寮國和柬埔寨就是很好的例証，當然這以後要完全做到國家經濟繁榮，人民生活幸福，還必須大力進行社會主義改革，誠如緬甸聯邦革命委員會所矢志奉行的新政策。這條既正確且吻合東南亞客觀環境的政治路線將爲各國人民所採納，因此東南亞各國人民的鬥爭的走上勝利乃必然之理自然之路了。

第三，這些成就也充份反映了世界潮流的趨向，有力地論証了人民力量壓倒反動勢力的頭撲不滅的真理。東南亞各國都會受過殖民地主義者的奴役，現在，這股力量還存在着，最主要的就是英美的勢力。然而，儘管侵略集團仗賴其犀利武器和龐大的獸性軍隊，美國所串演的一切陰謀都完全泯滅于堅強無比的各國人民面前，甚至連美國或明或暗地的發動的各種武裝侵略也不得逞，與韓戰

時期同出一轍的慘重失敗繼續在南越發生，美國在南越進行武裝侵略已成爲公開的事實，但士氣激昂的南越人民武裝部隊並未因而稍歇，她反而是更加茁壯，而美國的一些高級軍事顧問竟致於葬身異鄉。受美元供養且擁有完善美式配備的反動派富米軍隊也同樣的經不起寮國人民軍隊的英勇衝擊而潰散。美國的政治威信一落千丈，美國駐東南亞各國的領事館先後爲各地人民所搗毀的事實，雄辯地証實了這點。總之，東南亞各國都一致地發現到這麼一種強烈的對比，即反動侵略集團正日漸衰敗，走向窮途末路；而代表着廣泛人民的左翼和中立力量則在鬥爭中鍛鍊得更堅韌強大。隨着時日的發展，這兩種力量的對比將益是懸殊，這也就是東南亞

人民從勝利中走向勝利的最可靠保證。

第四、由於人民力量的節節勝利，東南亞地區將產生一種空前有利於反侵略反壓迫鬥爭的環境，她爲全世界的反殖鬥爭提供了極其令人興奮的條件，當然，在另一方面，我們也要提高警惕，防止侵略集團和反動派的進一步挑釁。可以肯定的，帝國主義者將不顧一切來作垂死掙扎，但是，我們也可以更肯定地斷言，人民羣衆的隊伍將更強大的往前推進，以至於完全埋葬帝國主義的禍根。

越南、緬甸和寮國的成就就是東南亞民族民主鬥爭的一個大躍進，但僅僅是個大躍進而已，它尚未意味着爭鬥的結束，東南亞人民必定在原有的基礎上更穩健地繼續前進，竭力建立東南亞的持久和平，使東南亞真正掌握在東南亞人民的手上。

1962年6月29日

要月亮的說法對嗎？

——評公民權問題——

自動公民權問題是合併問題爭論中的一個主要焦點，以李光耀爲首的行動黨小據領導層認爲：合併後新加坡公民自動成爲聯合邦公民的要求是有如要求天上的月亮，因爲聯合邦憲法並沒有規定這一條文，而且聯合邦政府也不可能接受這種要求。

他們的原意是想要弄法律虛使人民相信自動公民權的要求是不可能的，不合理的。而只有行動黨領導層才是腳踏實地的忠實的爲人民服務，不向人民許下虛無縹緲，不可捉摸的東西。

事實上誰都能理解的，馬來亞憲法第二十二條「任何新地區依據本憲法第二條規定，加入聯合邦時，國會得以法律確定何種人得因其與該地區之關係及自何日起成爲聯合邦之公民。」的真正含義是什麼，應該沒有什麼理由致使我們的民選代表——執政者們不能依據這條文據理向聯合邦政府力爭。

「自動公民權」會不會有如天上的月亮一般高不可得呢？吳博士認爲：「要求完全合併，使到新加坡公民自動成爲聯合邦公民，這將是一種錯誤的措施，因爲政府明知這是不能夠履行的。」這是否正確呢？

駁斥起來，吳博士的談話除了含有極大的橫蠻的意義之外是一文不值的。

這種的談話，除了使人感到他的橫蠻性之外，新加坡的選民，將會深深地嘆息一九五九年的希望的落空，悲哀選舉出一個不是爲人民爭取利益的代表。本來民選代表的基本職責應是盡一切可能爭取人民所要爭取的東西，即使它是非常困難的。然而我們卻見到民選代表非但不爲民請命，反而在人民自己主動爭取的時候潑冷水，阻礙，甚至於站在殖民主義者的立場來反對。

「爭取自動公民權」真的有如吳博士所說那樣不能實現嗎？不見得吧！我想「爭取自動公民權」大概不致於會比「爭取獨立」來得困難；「爭取獨立」我們所遇到的對象是完全敵對的殖民地主義者，殖民地統治者是不輕易放棄它的豐厚利益的，但是「爭取自動公民權」所面對的是有「血緣兄弟關係」的聯盟政府，聯盟政府懼怕「自動公民權」可能會增加較多的左翼，對聯盟的右翼政權不利，這種基於揣臆的困難其實是較小的，何況在英殖民地的憲法內並沒有規定殖民地人民可以「爭取獨立」，而馬來亞憲法卻明文規定了第二十二條的條文供作新合併地區公民權的處理方法！

如果須要的話，我們是可以向吳博士逐字逐句研究第二十二條條文的意義的。

「任何新地區」即包括新加坡在內；「依據憲法第二條」國會得以法律（a）准許他州加入聯合邦的規定，即是要加入聯合邦是須要國會立法的；「加入聯合邦時，國會得以法律確定何種人得因其與該地區之關係」，由此可見聯合邦國會可以立法確定新地區的公民關係，而決定「自何日起成爲聯合邦之公民」，國會所確定的新地區的人與該地區的關係是主要看其原來是不是公民而已；因此凡是新加坡出生及依照新加坡公民權法令成爲公民的人，也即是說：凡是合併前的新加坡公民，都可在合併時由馬來亞國會立法確定其爲公民的權利。聯合邦國會能不能立「自動公民權」的法律呢？這完全要視我們的民選政府照顧人民利益的積極程度，政府有責任忠誠去和聯合邦當權者談判，謀求一種可以合理照顧星洲公民的法律，這是完全可能且是應該的，它不會比「爭取獨立」，「爭取馬來西亞」來得困難。難道民選政府就只能爭取比較困難而沒有殖民地憲法規定的「馬來西亞」和「獨立」的工作，反而不能爭取較容易的，即要求聯盟政府依據馬來亞憲法的規定，制定新地區的「自動公民權」的法律嗎？笑話！

從這樣的一個辛酸的笑話裏，說明了運動黨已經完全喪失了「民選代表」的資格，它已不再是「人民的代表」，它現今變成爲空壳了，毫無羣衆基礎，即使是李光耀總理本身也不敢再面對丹戎巴葛區的選民。行動黨領導層現在尚大言不慚聒不知恥的喧囂着什麼得到人民的委託，在憲制程序內可以執行它的委任……等等，此種說法就有如駱駝騙取進入主人的營帳而最終優佔營帳把主人踢出帳外一樣的可恥。說到憲法程序，殖民地政府何嘗不是在「憲法程序」的掩飾下使其壓迫民族運動的卑賤行徑合法化？

當然，行動黨是能夠以其立法議院的多數席毫無忌憚的否決一切民間的建設性意見，並通過一切不合議會民主的法案，但是它最終是不能壓抑人民的不滿的，就有如殖民地時代的緊急法令和林有福時代的公安法令。雖然法律上生效，但實施後并不能減少人民洶湧的譴責和不滿。政府固然可利用立法議院的多數票去立法，將女性稱爲男人，男性稱爲女人，但實質上男的畢竟仍是男的，女的仍是女的，丈夫不能夠是妻子；亞當與夏娃在伊甸園內就決定了的。——太陽——

全民複決(REFERENDUM)應是一項問題

◁小民▷

全民複決草案(National Referendum Bill)已經於本月六日晚上在本邦立法議院被通過了。現在議院爭辯的問題是有關舉行全民複決(Referendum)到底是應該像李總理所動議的由人民從兩種復歸統一的方法中任選一種；抑或如安順區和女皇鎮二議員所動議的有關新加坡人民只能被詢以一項問題……以上辯論的通過，將決定就要到來

的全民複決(Referendum)的內容。被全民複決的到底應該是幾項問題，而且是那些問題呢？這些都決定在全民複決的意義和目的上。全民複決(Referendum)的意義和目的是什麼？在法律上全民複決是指國家的立法機關制定了某種有關全民利害關係的法案後，由於事關重大，必需由全民加以複決，也就是說政府的重要政策或立法議院(或國會)的重大議決由人民複決，贊成、反對或棄權；此法案的通過與否所導致的後果由人民直接負責，立院是沒有責任的，這次新加坡舉行全民複決(Referendum)是由于政府認為星馬可在年內以他們所研究出來的白皮書計劃中的合併形式和方法進行合併。而李總理說星馬合併是需要由人民來決定的，這也就是說，政府所要實行的白皮書式的合併，因為關係重大，要人民通過投票

直接負責責任，而立院及政府是不負此後果之責任。這樣看來被全民複決的應是一項問題，這問題是：「你贊成或反對白皮書計劃的合併？」人民可以有機會贊成、反對或棄權。

不幸得很，李總理所提出的動議並不是要人民對其白皮書計劃的合併通過直接民主的途徑由選民用其複決權力表示贊同反對或棄權。他的動議是「舉行全民複決(Referendum)給人民從兩種復歸統一的方式中選擇一種。假設他要舉行的不是全民複決(Referendum)而是全民投票(Plebiscite)，那麼一項以上的問題是允許被提出的。(註：某些華文報紙將“Referendum”翻譯成爲全民投票，然而全民投票應該是“Plebiscite”這個字，兩者在法律上是有很大的分別。)可是全民投票是指國家的憲制要有所改變而由人民投票決定是否同意；或者是地方上人民因國際公法不能決定屬某國籍而投票決定了。而所決定的問題是立法機關所不能決定的。如果李總理所提的是全民投票(Plebiscite)的話，那麼，將由本邦人民投票決定的該是：(1)新加坡基于平等原則和聯合邦合併；(2)一九六三年先取得內部完全自治或(3)新加坡成爲一獨

立國，這幾項問題，新加坡的公民是有機會表示贊成，反對或棄權的，而政府是不能決定人民是否要在這時候進行合併或保持自治或其他，也正如政府不能自己決定新加坡人民的國籍是馬來亞籍或英國籍一樣。

然而，實際上李總理所提出的並不是全民投票(Plebiscite)，他現在並不要人民在憲制將改變時投票決定：人民現在要合併或自治或獨立(去年九月吳慶瑞博士在電台座談會上所說的是要人民投票決定是否要合併)。行動黨政府沒有經過統計證明，就肯定人民現時是贊成合併的，問題只在于合併的方式，于是他就提出了合併白皮書。現在是否需要全民投票以決定人民是否要進行合併或自治或獨立？白皮書計劃是否沒有錯誤？我們現在不談。我們重視的是李總理現在既然認爲，目前需要的不是不合併，而是合併的方式；同時也提出了政府之白皮書，指其爲最好的合併方式。在去年九月廿五日在記者招待會上李總理既然肯定人民將會有一次全民複決，來取決行動黨提出的合併建議，就應當像當時所肯定的給人民表示贊成或反對，讓人民對之複決。

將已肯定的事物隨意推翻是錯誤的，尤其是一邦之總理對人民所肯定的憲制問題隨

意推翻更是值得批評；何況是把正確的改爲不正確的。提出二項問題來讓人民選擇是不合乎全民複決(Referendum)的意義的，這樣子，並沒有給人民運用複決權，倒使人民覺得政府似乎認爲其白皮書計劃經不起複決的考驗故不願由人民加以複決。

政府欲提出無條件完全合併白皮書合併由人民投票選擇，這種投票不是全民複決也不是全民投票，因爲政府如果認爲白皮書合併是最好的，最受人民支持的合併，那麼，拿一個較遜色的合併方式與之相比，要人民兩者之中擇其一，這不是等于要人民表示支持其白皮書嗎？要人民用直接民主方式而負起白皮書計劃所提後果之責任，就只有提出白皮書來給人民複決；反之，如果政府認爲無條件完全合併比白皮書計劃更好，可把它讓全民複決。如果政府認爲兩種合併的方式都很好，那麼政府可以拿一個個的給人民複決，給人民表示贊成或反對。因爲全民複決(Referendum)只能有一項問題詢問人民贊成與否，而全民投票(Plebiscite)依其意義及性質是不同的。

最後，我們希望議員們(尤其是執政黨的議員們)本着照顧廣大星洲人民未來的光明前途，果敢的站穩真理正義的立場。

一九六二·七·九日

從何佩珠女士退黨事件談起

全民投票法案的提出，議會內各反對黨皆紛紛嚴厲抨擊該法案中違背民主的不合理條文。尤其是對嚴厲限制人民在投票期間內進行自由的討論；空白票及不確定票算是支持或接受議院所通過的行動黨式之合併白皮書等問題，提出猛力的抨擊和譴責。在議院外，各民間團體亦基於關注全民利益，捍衛全民權益和維護民主權利的立場和原則羣起而傾力斥責執政黨，所採取的不合理不民主的違反全民利益的政治措施。

正當立法議院就全民投票法案大辯論進入第五天時，各反對黨紛紛針對法案中第廿八節和第廿九節關於空白票和不確定票不民主不合理的條文進行猛力抨擊時，本邦勿拉士巴沙區立法議院議員兼人民行動黨中央執委會何佩珠女士突然於七月三日向報界宣佈：她已經脫離人民行動黨，並闡明退黨的原因有三

(1)不滿行動黨領導層獨斷獨行的不民主行爲。她說：「本來，作爲一個黨議員和一個黨最高策略機關的執委——黨中央執委的我，一切黨的重要決定，應該有被諮詢和發表自己意見的權利。可是，在許多重大的問題上，却由幾個領導

者一手包辦，獨斷獨行，而我却一無所知，必須依賴報紙的報導方才知道。」

(2)不滿行動黨領導層背叛左派事業，自願充當反動派工具，她向記者指出：「行動黨所搞的假合併，至今天已昭然若揭地說明了它已經不是爲實現過去行動黨的政治綱領，而是變成一種被右翼力量，帝國主義利用的政治工具。」

(3)不滿將空白票算是支持票。她說：「爲了堅持民主社會主義政治原則和勞苦大眾服務的綱領，堅決反對黨領導層要把全民投票法案中空白票變成爲支持行動黨的行爲的不民主措施。並決定繼續爲進行反殖民主義而鬥爭。」

從立法議員何佩珠女士退黨的三個原因看來，我們可知：人民行動黨那種獨裁的寡頭政治，違反全體人民切身利益的行爲，又再度更進一步在廣大人民面前暴露無餘了。它不僅說明了和傾向法西斯的人民行動黨的政治命運是愈來愈走向窮途末路。亦告訴了廣大的星洲人民：一手由行動黨政府包辦出來的全民投票法案是不民主，不誠實，是違背憲法原則。

事實告訴我們：現執政黨政府已經是一個喪失了反殖本質和立場的政府，它正一意孤行，不顧全民利益，全心全意執行殖民主義者及聯合邦右翼反動政府的反動策略，竭力推行賣邦賣民的大馬來西亞計劃和假合併；以讓聯合邦反動右翼政府來拯救其破產了的政治前途，阻撓星洲人民爭取更大的憲制進展拯救英國殖民主義統治者在星洲的經濟和軍事利益。

歷史的事實是明顯的，行動黨政府通過法西斯手段推行賣邦賣民的「大馬計劃和假合併，最終它是逃不掉歷史的，正義的制裁，它將在歷史車輪前碾得頭破血流。

—星辰—

停止投機取巧！

—斗—

全民投票法案通過了！法西斯主義者宣佈民主上校台後星洲人民再一次面臨嚴重的政治考驗！讓我們再一次的勇敢的挺起胸膛面對法西斯的挑戰吧！

全民投票法案雖然通過了！在強蠻無理下硬硬通過了！但是，這並不意味着人民鬥爭的失敗。雖然李光耀總理爲此而高興的鼻子也唱歌，但是我們要對李光耀說得更明白一點：法西斯，一定要走向墳墓。

接着下來，李光耀將會「如意」的通過其全民投票的問題的動議，(當然這是在右派的支持底下通過)，但是管盡李光耀繼續的蠻幹下去，還是無法挽回其命運；星洲人民強大的反殖力量，對於這種法西斯行徑是絲毫也不會「同情」的！

反假合併維護民主權利的鬥爭，將會更激烈地展開，在這場尖銳的政治鬥爭中，人民的力量只有更壯大，而冀圖利用挑撥而引起暴力事件的右翼力量只有更走向死亡。在接着下來的激烈的維護民主權利的鬥爭中，人民的團結力量將會在原有的基礎上更加鞏固、堅強。

因此任何阻礙、分裂團結的作法是不會有任何作

民意測驗十二日晚九時當衆開票！

本會與星大社會主義俱樂部聯合主辦之民意測驗經訂於七月十二日(星期四)正式投票！我們再度呼籲我百葛區之選民給我們充分合作，全力支持民意測驗，投下神聖的一票！

民意測驗的開票時間是七月十二日(星期四)晚上九點假南洋大學文學院禮堂當衆開票，除敦請馬紹爾律師擔任總監票外，尚邀請南大、星大校長，各政黨，各立法議員，各中西報編輯，及學生會代表擔任監票工作。

開票工作乃公開性質，歡迎任何人士踴躍出席！

用的；只有造成自己的孤立。

在維護民主權利的鬥爭中，人民已經清楚地認識到當前所面對的，除了垂死掙扎的反動力量外，還面對了投機取巧的政客。

當各反對黨聯合舉行會議討論維護人民民主權利的時候，看不到高呼爭取獨立的人民統一黨參加，而且也看不到他們有過維護民主權利的鬥爭的誠實行動；但只有看到他們的個人主義的舉動。這是令人遺憾的事。

全民主權利面臨危害的時候，如果不以毫無猶疑的行動加以維護，而想得到人民的支持是不可能的。一個政黨的本質是否真正的好，是否真正爲人民服務，只要看他在人民利益面臨危害的時候，是否能真心誠意地站在人民這一邊，共同捍衛人民利益而鬥爭。

歷史事實已經證明：不真誠地站穩人民立場，而是依靠投機取巧的方式是不能在人民當中生根的。當其投機取巧的眞面目被暴露後，也就是死亡的時候，行動黨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新加坡的人民從行動黨的例子中已吸取了豐富的經驗。再也不會上投機取巧的政客們的當。任何人寄望坐觀龍虎鬥，兩敗俱傷時，出來收拾殘局；也就是「山中無虎稱霸王」，這不但不是英雄的本色，而且也完全是夢想。今天人民的力量已經無比強大，人民的覺悟已普遍提高，任何企圖通過投機取巧的方式來騙取人民的支持，將會被人民覺悟的力量碾得頭破血流。因此唯有停止投機取巧，樹立眞誠爲民服務的立場，才能在人民當中取得力量。

嚴正向投機者呼籲：停止投機取巧！

